陸稼書先生年譜定本

欽惟我

皇上躬承

列聖道恊一中御極之初覃恩中外物靡不得所而

尊經重道尤𡻕

宸衷因念原任御史陸隴其為

本朝理學儒臣第一先受知於

聖祖繼崇祀于

世宗褒寵爲已至矣惟易名之典尚未舉行乾隆元

年即
命九卿議謚議上
予謚清獻追贈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二年遣官
諭祭文曰維
乾隆二年歲次丁巳九月戊戌朔越二十有二
日癸丑
皇帝遣浙江分巡杭嘉湖道兼按察司使叅議曹
純杜

諭祭原任監察御史加贈内閣學士兼禮部侍郎
謚清獻陸隴其之靈曰朕惟人主砥礪儒脩
丕著端方之節國家表彰正學必加褒寵之
文常祀既崇優綸載錫爾原任御史陸隴其
天姿清粹造詣深純講學則確守程朱提躬
則上師顏閔循良著績仁風尚浹於花封謇
諤揚聲亮節克彰於烏府既配享于
文廟仍追錫以嘉名晉階閣部之班申錫牲牢之

奠於戲榮沾稽古千禩揚爼豆之輝學懋窮
經三命煥絲綸之色爾靈不昧尚克歆承三
年馂
御製碑文給價建亭於墓道之丙方文曰
朕聞古者謚以尊名爵以馭貴其有經為師
表品重儒林者尤宜顯微闡幽用昭曠典原
任御史陸隴其賦性清淳持躬端慎研精聖
學作洙泗之干城辟闢異端守程朱之嫡派

宰赤縣則循良著績清風萬姓文孚歷烏臺
而謇諤揚聲正論一時推重入孝出弟惟待
後以守先誦詩讀書實知人而論世家居著
述蔚爲一代之醇儒
文廟明禋永配千秋之俏享謚曰清獻晉以崇階
加贈内閣學士兼禮部侍郎照例給與碑價
於戲德可尊而言可道追錫宜隆賢希聖而
士希賢典型斯在膺予休命式此豐碑乾隆

三年八月　日立

臣伏讀

綸章疊錫優䘏有加與

聖祖

世宗崇奬醇儒之意先後一揆煌煌鉅典匪止興起

一時之人文允堪光昭萬古之史冊草莽微

臣生逢盛世既紀殊榮於曩日謨觀申錫于

今茲其道大光斯文何幸不勝忭舞而備書之

以弁於舊輯陸先生年譜之卷首俾後之學者知所規範嚮慕不負我

皇上尊經重道之至意其可乎

乾隆六年歲次辛酉八月朔嘉興府學歲貢生候選訓導臣吳光酉敬述

今上嗣統之二年三月初吉臨雍釋奠畢即集諸儒臣於彝
　倫堂講明經義折衷漢魏唐宋以来諸說之同異視石
　渠白虎故事為較盛焉爰
命禮臣攷古之有功聖門宜復宜增者定議以聞禮臣議上
　復再三詳審務求至當不易為萬世準繩先臣　隴其遂
　得邀
恩從祀聖廡
皇朝八十餘年來一人而已豈非異數歟　家維海内瞻仰先
　子道德文章匪朝伊夕今得
聖天子表揚而追崇之道愈顯名益彰年譜一編藉以信今

而傳後者豈容造次往時曾以草本屬吳子豐在兄編
訂適錦州吳夫子初涖吾禾嚮往先子不啻山斗即取
而刊行焉中間或因傳聞之誤不無攷核之疎豐兄悉
然不寧引為已責復殫數年心力重輯是編較舊刻增
什之七其有疎誤者概從芟改大約据先子隨記一書
而間附以遺文雜錄之最切要者原原本本洵無餘憾
於以懸之國門上以揚於
聖天子崇儒重道之意下以鼓勵後學者希賢希聖之心非
同小補豈徒不肖有榮施而已哉胄
雍正四年歲次丙午八月既望男宸從百拜謹識

酉弱冠侍外父倪貽孫翁翁故先生高弟讀書論事必舉先生以爲愚因得悉先生之爲人顧先生官京師高山景行之慕徒切爲歲辛未先生賦遂初自分末學凡陋未可進謁先生私謂居既同里生及同時親炙會有時耳無何先生即千古哲人云萎後學之不幸也然余備聞先生之緒言於外父且與先生之嗣君直方令壻李子枚吉交最久因得盡讀先生之書飫聆幼學壯行之梗概豈爲不幸哉兩君謀述先生年譜一編徃時曾出以見示余嘆先生學問淵源居官始卒盡在此書惜無有流傳海內者適宗公來守我禾下車伊始即以先生宜從祀聖廡再三申請既格不行於是特建書院

專祀先生又取年譜付剞劂陸李兩君知余固有志私淑者屬爲編次竊喜昔雖未及先生之門今得揚扢其嘉言懿行垂之無窮與執經問字何異焉昔康熙五十七年歲次戊戌六月之吉同里後學吳光酉謹識此余原訂刻譜跋語也今重加增輯謹以例言六則附正海內之願學先生者焉

一今譜仿李果齋氏所作朱子年譜例表年繫月事有原委分爲上下二卷條理秩然至先生沒後崇奉之典及今從祀本末另爲一册與譜並行其行狀一篇似可弗錄但原本實先生族叔威恩先生埜筆謂外父倪貽孫翁爲先生及門之冠擬之朱門黃勉齋欲嫁以名倪謙抑弗敢當家

表柯寓匏翁見而悅之輒持歸改換數語刊入己集此余所灼見者今不敢沒玆狀所自謹將作者原本刊附於後亦近世所刊行朱子年譜例也

一先生大節在闢邪説以崇正學程朱之道賴以復明此有關於學術人心之最大者如與人論學諸書縱不能悉登之譜豈可不略存一二以引厥趨原本概置不録今採掇其最切要者貽玆來許庶不失先生嘉惠後學之意至其經濟則見於兩爲邑宰及諸封事雖未得大展所學而規橅次序已可得其致君澤民之大略矣顧先生所最留心者又在歷法河渠原本闕如故加詳焉

一先生未遇時館於邑中倪氏者最久自嘉定罷官後設帳於虞山席氏故漢翼漢廷兩君篤信殊深迨先生歿後裒集遺文彙刊行世厥功甚鉅弟將先生中年所輯四書講義強名之曰困勉錄不思困勉錄之名先生捐館之年所立先作條例五則未有成書今所刊本正先生所謂此時程朱薛胡之書猶未遍閱陽儒陰釋之言猶未盡燭其部故採錄不必盡出於至醇蓋存之以竢異日駁辨其條例中謂之辨一條未必不爲當年所輯而立也學者倘以爲先生手澤所存不忍聽其湮沒名爲舊本講義與舊本大全並行可也若竟謂之困勉錄恐失毫釐千里之辨不幾

埋沒先生一片衛道苦心乎故譜中不得不詳論之庶異學無可藉口耳兩席君奉教於先生有年度必知先生之學與年俱進前後不容相混當不以鄙言為罪也

一原本出李君枚吉之手而同參者則為趙君魚裳曹君星佑也爾時錦州椒亭公守禾頗知尊崇先生向李君索年譜授梓李即以所草觕本進郡公為之點竄而舛漏處猶多李知余誦法先生有素屬為校訂且丁寧云此本係郡尊手定不可更改過多愚因但取平日所聞諸人及舛誤顯然者增芟數十條而刋資給自郡公刻期告竣未暇細參深用抱愧刋成遂質梅廳曾先生於浦陽名安世時為浦江博士

固夙昔仰止先生而以不得親炙爲恨者葢今之有道而
洽聞者也不惜糾訛條繁緘示余因决意重加增訂定爲
今本其功葢不可沒云
一先生崇尚實學不事遊揚而中年宦遊居鄉日少所以夢
墟之年去今未及三紀而文獻寥寥鮮所徵据　酉　幸向從
外父遊得聞其略今復得外弟幼徵出所録先生手筆隨
記一書自丙午以至末年事無不具其與傳聞異辭者固
大異矣如獲拱璧奚啻百朋加之助我叅互攷訂斟酌去
留不煩不漏將伯之功亦非小補倘　國家蒐輯遺文欲
垂信史則是編殆庶幾焉

一是編已改訂數年業有成緒因艱於資斧不克刊行歲在甲辰先生得從祀夫子廟庭名世大儒與天不朽海內學士大夫莫不延頸舉踵欲得先生爲人之詳則編輯年譜敢不倍爲詳慎遂發憤又細加校勘兼得我門有先生之甥屈學賢兆麟屈念萱兆鳳馮受之欽中反覆證論庶無餘憾刻既成未敢問世丁未初夏會陸堂太史奎勳給假旋里持以就正蓋太史於先生爲難兄弟而夙昔亦惟先生是誦法者也浹歲而以丹黃本見貽中間多改定處因命工重加刊正匠石之斤自不容没而余輩詳慎之意亦因以附見云

雍正六年歲次戊申孟秋之吉光酉再識

先生殁今卅餘季矣道德轢古今名聲垂天壤林何人斯敢尚論先生哉顧私心有不能自已者先生爲余舅氏余兩娶又皆先生外孫女故知先生最詳先生自少即以聖賢自期不求人知人亦未有知者先大父獨心器重之延之家塾俾先子執經受業焉時在康熙初季間余生也晚不克親聆先生之誨少長於過庭時聞之先子曰世人但知先生學貫天人道承洛閩夐乎不可企矣不知先生秉質亦無以甚異於人皆由於强學勵行孜孜矻矻不少自寬故能直接一貫之傳所謂參也竟以魯得之先生有焉先生律身甚嚴又藹然可親待人甚恕又毅然難犯館我家七季每喜與汝大父談

論或書理或世情心有所契輒錄而誌之今先生所遺隨記可覆也汝大父年近九旬與先生談輒移時不倦而先生亦不以前輩故有所隱而不盡也平居手不釋卷至夜分方寢寢不待明而起每就星光之下執卷熟玩即讀史亦朗誦必精熟乃已居常飲食有恒酒亦無量然過三爵必起矣案頭有洪武正韻一書每午飯後必檢記數字故先生親筆雖屬稿亦一筆不苟字不求工不合正韻不書也丙午舉於鄉尚在予家報至了無喜色但云學成不患不遇我愧學淺耳此余所聞於先子皆瑣瑣未有傳述者及今不傳恐就湮沒況道無精粗本末一貫未可以為細而忽之也後先生出任邑

牢每寫書於先子謂小學一書不可不讀令小子日記數行作果子嘆由今思之誠有味乎其言之也歲辛未罷官歸里足不入城市雖我家為先生燕遊之地又屬至戚不能邀其一顧先子再三強邀之則曰我厭與當事往還其實別有所為不欲明言也是季冬余覲迎於李先生時在外父宅知余將至郎駕小舟就視余余自是始得望見顏色焉厥後亾室述先生於前一月在彼家取內則中為婦之道逐條講解諄復不厭其因人施教類如此壬申春予始登先生堂得飫聞教誨覺語言動靜事事可師又皆出於自然所謂如飲醇醪不覺自醉不足以喻見周茂叔如光風霽月髣髴似之方謂

親炙之日正長孰意是冬卽捐館舍雖天下之不幸豈非

之尤不幸也哉今余姊丈吳豐在兄思初刻先生年譜舛誤

多而事蹟畧重輯是編余寔有同志焉雖不免管窺之誚然

聞於先子之大略皆可爲後人法敢謹述之簡端俾世亦知

先生之學非由天授皆其自造也然則人特患好學深思躬

行實踐不能如先生耳能如是何患不先生若哉今 國家

以先生從祀聖廡示道統之有歸固所以風厲天下亦足以

報先生一生之勤苦矣余敢與世之學者共勉之庶不負先

生惓惓待後之意云

雍正三年仲冬長至前一日甥倪詰林拜手謹識

陸稼書先生年譜定本目錄

行狀原本

陸稼書先生年譜定本附錄

後學吳光酉重輯

歿後卹

康熙三十二年癸酉冬直隸江南浙江學院任滿吏部以

例開列翰詹諸臣恭聽

欽點概置不報三十三年甲戌春有

特旨以兵部侍郎李光地爲直隸學院江南則用先生閣臣

王公熙奏云陸某已經身故

上曰何故不啓奏對云七品以下在籍身故無啓奏之例

上嗟嘆久之曰本朝如這樣人不可多得了先生一生忠鯁

歿後猶邀
聖明眷注如此
有司奉祀
康熙三十二年癸酉春平湖令呂猶龍學博謝師昌仰慕
先生學術人品俱極醇正詳請崇祀鄉賢學院鄭公開
極批云陸宦學本程朱攻兼召杜闡精微於絳帳典則
攸存布慈惠於花封謳歌猶在建議皆關名教著述具
有淵源允宜俎豆於千秋以作儀型於百代邑令舉紳
士於三月奉主入鄉賢祠嘉定縣據諸生時圯授等爲
千秋理學正宗百代循良極則等事詳請崇祀名宦江

南巡撫宋公犖批云故侍御原任嘉定縣令陸諱其清
嚴一介撡凜四知理學得濂洛之宗傳撫宇有龔黃之
遺愛既立言而立德亦正己以正人允愜輿情如詳祔
祭學院許公汝霖批云陸官性醇學粹行潔品端實踐
躬行思希曾閔存誠主敬力紹程朱矻矻潛修早懷先
憂後樂之志優優敷政悉本正誼明道之心不剛不柔
惠流化洽有猷有守吏畏民懷衆正所以交孚羣賢於
以推轂薦登烏府素履獨行遽返白雲百身莫贖在閭
風猶能興起矧遺愛自屬難忘固宜攀轅臥轍於當年
更思崇德報功於後世斯誠秉彝之好誼同循例之常

嘉定令周仁率紳士亦於三月奉主入名宦祠

五十四年乙未夏嘉興郡守吳永芳以先生理學深醇為

本朝第一人宜從祀聖廡詳請具題其略云陸諱某居

官以正律己以嚴幼而讀書不苟嚬笑長而敬業惟在

躬行孔孟之微言闡揚備至經傳之奧旨研究靡遺徵

但兩浙之完人實為四海之賢士伏祈特疏保題用崇

正學位列先儒之後祀從

至聖之旁俾澤永千秋慶流百世不獨闔省踴躍不已而天

下皆仰慕無窮矣撫院徐公元夢批布政司查議通詳

司疑本朝之人未有從祀之例竟寢其議吳公因建書

院於郡庠之左方專祀先生於五十六年十月置主入
祠幷集生徒肄業其中俾知所興起云
從祀大典
雍正二年甲辰三月初一日
皇上臨雍諭禮部等衙門及國學諸生治天下之要以崇師
重道廣勵學宮爲先務朕親詣太學釋奠先師禮畢進
諸生於彝倫堂講經論學凡以明道術崇化源非徒飾
圜橋之觀聽也惟
孔子道高德厚萬世奉爲師表其附享廟庭諸賢皆有羽翊
聖經扶持名教之功然歷朝進退不一而賢儒代不乏

人或有先罷而今宜復有舊缺而今宜增其崇祀崇聖
祠者周程朱蔡外或有可升而附者並先賢先儒之後
孰當增置五經博士以昭崇報均關大典九卿翰林國
子監詹事科道會同詳考定議以聞禮部等議周漢唐
宋元明外
本朝應增入從祀者一人國家右文興教凡務本力行之
士沐聖人之化淬礪於天人性命之學者實繁有徒其
彰彰在人耳目者當以平湖陸隴其爲最隴其自幼以
斯道爲已任精研程朱之學兩任邑令務以德化民入
官西臺奏章必忏誠悃平生端方孝友笑言不苟著作

如林能發前人之所未發絲毫不詭於正足稱昭代醇
儒允宜陪祀俎豆者也疏上奉
上諭先儒崇祀文廟關係學術人心典至重也宜復宜增必
詳加考証折衷盡善庶使萬世遵守永無懸擬爾等所
議雖皆有功經學然戴聖何休未爲純儒鄭衆盧植服
虔范甯謹守一家言轉相傳述視鄭康成之純質深通
似乎有間至若唐之陸贄宋之韓琦事君以誠立身以
正勳業昭垂史冊自是千古名臣然於孔孟心傳果有
授受而能表彰羽翼乎其他諸儒是否允協以及宰子
冉有增置博士之處著再公同確議務期至當不易具

奏禮部等復議上宜復者六人林放蘧瑗秦冉顏何鄭
康成范寗宜增祀者二十人縣亶牧皮樂正子公都子
萬章公孫丑諸葛亮尹焞魏了翁黃幹陳淳何基王柏
趙復金履祥許謙陳澔羅欽順蔡淸陸隴其宜入崇聖
祠者一人張迪宜增置博士者四人冉雍冉伯牛子張
有若此三十一人或親承訓論遞衍原流或遠契心傳
倡明正學咸足扶植聖道爲一代儒宗升諸從祀之列
予以延世之賞萬世人心公論定皆允合恭候
命下之日應行事宜交該部照原議遵行可也奉
旨朕念先賢先儒扶持名教羽翼聖經有關學術人心爰命

九卿詳議今諸臣叅考周詳評論公正甚合朕心著依

議行於是禮部遵

旨於四年正月奉先生主並復祀增祀先賢先儒送入太學

聖廡爲

國朝極盛之鉅典云

行狀原本

清故文林郎四川道試監察御史陸先生行狀

貫嘉興府平湖縣華亭鄉二十四都異字圩

曾祖錫脩號紹塘　妣姚氏

祖濂號泰交　妣李氏

父元封文林郎號古音　妣鍾氏曹氏贈孺人
先生諱隴其初名龍其後改今諱號稼書姓陸氏裔出
唐宰相宣公世為浙之平湖人宋季有靖獻先生諱正
以學行聞於時元初程文海至江南訪求賢才以正與
張伯淳薦正獨不起尋又與劉因同徵固辭不應隱居
著書具邑舊志靖獻曾孫宗秀明永樂末以賢良徵仁
宗引見於便殿奏對稱旨以疾辭賜鈔幣還正統中傾
粟麥賑饑勅旌尚義子珪景泰中出穀千數以賑者再
賜爵迪功郎自後子姓繁衍科第貴盛孝義雍穆迄今
以禮法甲邑中迪功孫溥為豐城丞嘗督運夜過采石

舟漏跪祝曰舟中一錢非法願塞魚腹漏忽止旦視之
則水荇裹三魚塞之人以為盛德之祐溥子東始遷居
泖上築堂名三魚今先生文稿率稱三魚者以此東子
美美子堯蔓即先生高祖也泰交公長子燦崇〻甲戌
進士濟南府推官戊寅冬城陷殉難今祀於鄉賢其第
三弟即為封公封公之繼室曹實生先生先生端重靜
默聰穎過人兒時封公授以左氏傳稍從塾本有所芟
節先生舉所芟盡讀之詰朝暗誦不遺一字後盡授三
代秦漢之書輒上口成誦少長勵志聖賢之學求濂洛
關閩諸書讀之且遍考宋元明諸儒所著述窮其指趣

決擇同異一折衷於考亭反躬實踐內外交養卓然成
德之君子也順治丙申補邑弟子員尋食餼康熙丙午
舉賢書庚戌成進士乙卯授嘉定縣知縣嘉定為瀕海
大邑土高乏水民以木棉為業勤紡織善賈販逐末以
故城居者少而富商鉅室散處市鎮武斷横暴相沿成
俗富者競奢麗貧者舞刀筆喜事健訟又夙有饒裕名
旅客圖潤囊槖者往來如織胥役土豪倚為姦利不可
方物號稱難治地不產米漕粮例任之他邑而代輸其
折色故徵粮倍於他邑積逋動以萬計令率坐是落職
先生至嘆曰民不輸賦大率以貧也其所以貧風俗為

之也譬如少年以游冶傷其元氣力不能服勞爲父兄者禁其游冶則元氣自復不禁而予以飲食抑末矣今且不爲飲食而又督過之則官與民俱病固其所耳故先生之治一以鋤豪强抑胥吏禁侈靡變風俗爲主大賈汪姓者素結交長吏橫行邑中先生未至官以千金饋駭却之旋任適其僕佔賣薪者妻賣薪者屢控之縣及府輒弗直且獲重譴至是來控先生命拘汪僕匿弗出益遣役捕之汪懼賄堂胥乘閒微諷先生且以重賄啖先生怒曰斯言何爲至我耳哉胥亟謝罪詰朝訊得其實以妻還賣薪者汪大恐令所識探意先生曰人無

不可自新苟爲善即善矣汪平日所爲吾知之毋犯我
自新未晚汪感懼卒爲善士市鎮少年數十爲朋以拳
勇爲蒙鄉党畏苦之先生盡廉得其名不輒捕遇有控
者責而械於門時時勸諭之視其情色果悔則釋不匝
月其黨悉解散爲良民者甚衆先生嘗曰人無賢不肖
其欲使人謂已善人則一也當其迷時以惡爲善賢者
或不免及其悟則不肖者亦可以爲君子患上失其道
耳民有告其子不孝者訊之果然即涕出自訟曰吾德
薄無以化汝令汝父子至此因委曲曉譬娓娓踰時其
父泣其子大哭自撾其胸曰吾非人類也先生察其深

悔乃慰而遣之并不與杖者恐小民無知以為不孝之罪止此也大場鎮有兄貧稱貸於弟不應輒昇弟物以去弟賄巡檢以盜報先生怒曰是可以為盜乎訊之乃其弟婦翁所為遂痛懲之因呼其弟曰彼兄也乃聽婦翁謂兄盜不悌也責之又呼其兄曰汝為長不自思謀生之策而貸弟弟不應而徑取之陷汝弟不悌是汝不友也亦責之咸感服而退俗素澆父子兄弟不相顧恤日見告以為常自後遂無一來控者先生折獄不盡拘於律聽斷時孝悌忠信之言不絕於口和平惻怛以至情相感動讞案皆用儒術不為深刻藹然仁人君子之

用心故兩造雖以曲直分勝負而感恩則同踰年後訟者亦絕少案牘幾廢惟上官以他邑事屬訊者不絕先生剖決精敏人不能欺而要歸於寬厚往往失上官意然亦未嘗失出上官卒無以難也邑有貧民得罪富室以縣法尚輕再乞依憲牒治之先生不許判詞尾曰富人之體面固體面貧人之肌膚亦肌膚也富者悟而止孔子謂聽訟不難使無訟為難先生殆庶幾焉嘉邑胥役向以千數先生至官未幾易業自去者過半其存者亦相率告哀於先生先生曰汝曹欲何為對曰某等知公清慎豈有所覬但工食已奉裁去無所得食業受役

不可脫脫亦莫肯代惟公哀之先生惻然曰若亦我民也然無術救汝無已令汝曹得更代何如皆歡然曰如是則可活矣乃悉爲農賈以自給當直則來伺候於是厯有存者幕友嘗戲指公堂曰此釁相之圖耶先生笑曰視昔日爲已少視額設則尚多也然先生於胥役實未嘗有意苛核之邑所轄地廣而事劇勢不能不多役兼之閩粵用兵供應旁午先生惟輸解上官乃遣役計日給其食絕不令至民間間有不獲已則與之約遠者許一蔬食近者則限半日返或索酒食無厭先生輒知之必加責既而役既服先生潔已愛民不忍索而民亦

信先生之欲安輯我也常不待役至先期而赴地雖廣不啻臂指使事雖劇率咄嗟而辦故多役爲無用古循吏化姦暴爲良民而先生幷化胥役爲良民洵僅見也吳俗尚侈靡邑尤甚富室宴會窮極華縟娼優狎褻費以無算貧者轉相傚傚以爲當然至有方丈對客而饗下乏薪粟者婚喪皆盛鼓吹酒食稠疊以多費相誇勝縗絰醉倒恬不爲怪博弈游手戲笑覓食之輩多於四民謂之淸客市井子弟日遨遊街肆以布衣爲恥用是財益匱乏逋負日積先生痛禁飭之懇切教戒且以身先俗乃一變稍稍知禮法賤惰游嗇衣食急賦稅催科

不督迫而自集矣前此催科者惟事敲扑貧民業窘於
輸而遇限期償杖錢且不足何暇輸賦隸愈飽逋愈甚
先生始至為立廿限法令應輸者自限輸若干届期及
半即得宥以故絶不用杖而輸者爭至惟積蠧頑戶閘
于杖先生見輸者衆輒出示須後限幕友爭曰徵輸患
其不前君反止之何也一有軍需急餉得無慢令致期
乎先生曰不然民愚不知遠計吾未有以富之而踴躍
恐後安知其不稱貸耶稱貸後必不繼孰若令其稍緩
則恒有餘一旦有急無患也故在任二年逋尾絶少惟
接徵前任者止十一二先生之意欲更休養一二季使

給足好義決不尚有逋賦然竟以此不獲於上官先生
之始至也時巡撫爲廣寧馬公有廉名頗愛重先生繼
至者弗能如馬公而先生不改其初丙辰
上允晉撫議暫抽市肆錢一年佐餉例不及巷舍先生如例
造冊報徵巡撫滋不悅檄府佐到縣檢括靡遺而以先
生冊達部是年冬遂糾先生然無以爲罪但謂清操稱
絕一塵材幹實非肆應德有餘才不足而已部議引材
力不及例降調嘉民聞之大駭罷市奔籲乞留先生日
號巡撫門巡撫不自安爲再具疏請復未及下而先生
又以盜案落職矣盜案者邑民汪與張姓者以小隙訐

訟汪赴理夜遇盜傷歸謂其弟曰張遣殺我言訖而絕

汪弟遂以仇殺控先生疑小隙無殺理而張亦不似殺

人者汪以不刑訊張大哭於庭先生乃以實報謂是盜

是仇未敢遽定俟緝獲克犯定擬而一面遣捕緝之尋

獲眞盜七人讞上部議以先生初不直指爲盜疑有諱

匿引例革職而不知先生固從命案勘出盜案非原詞

稱盜而諱之爲仇殺也人謂先生盡辨諸曰是咎誠在

我邑有盜長吏固宜罪且夜半殺人於路果仇亦盜也

而我不能斷議黜不枉矣辨爲嘉民益大震耆老士紳

空邑詣督撫爲先生辨卒莫省民旣不能留先生相與

扶老攜幼塡塞街市爲先生呼寃而已去之日公堂獻酒脯哭聲震野先生坐肩輿中不得出及至邸日已暮民以薪粟餽者麕至號泣請受先生盡慰而却之男婦萬餘環泣不去夜坐簷下不忍歸若爲先生司閽然即胥史輿儓宜幸其速去者亦無不涕泗霑臆委巷悉架枅結綵燃燭額手以送遠鄉之民各刻木爲位旌幢鼓吹迎歸以祠者日數輩凡兩月乃已四方人士競爲詩文以傳之彙爲公歸集有陳生者老矣未嘗與先生相識特捐修脯授諸梓至今邑人言及先生皆泣數行下謂建縣五百年來所未有也先生初在官蔚州魏環溪

先生時為少司農聞先生治行寄一詩為贈至是尤推
平且昌言於朝適吾郡吳準菴先生薦先生博學宏辭
先生故不喜詞章以特薦奉有
俞旨不得已入都魏公聞先生至遽來見益嘆服未及試丁
封公艱奔喪歸哀毀骨立魏公尋晉總憲首抗章言先
生寬再疏舉廉吏十人縣令居其二一即先生也奉
旨復原官癸亥冬補靈壽縣知縣靈於真定氣為磽瘠易患
水旱迫近畿輔多徭役俗強悍善鬬少訟而輕生先生
曰民富而後可以教輕生之習禁令尤嚴然未盡絕者
民貧而不知義也嘉定可使富而不及為靈邑又非嘉

定比奈何力言於上官非大恤民力不可時派運上供石灰騾車甕以五輛視他邑獨多前令爭之不能得民以病告先生首以爲請至以去就爭乃得更代邑北負太行南濱滹沱不毛之土十三而羸順治康熙間兩奉旨盡蠲其征後以言者復申隱地處分之例州縣畏罪稍有首報由是倚山瀕河之地間可耕穫者亦相戒不敢墾先生揭示徧曉謂荒地雖係瘠薄豈無畧可播種收升合之利爲餬口計者爾民或慮一行播種便當起科所入不足以完稅利有限而害無窮逡巡而不敢種不知此不足慮也朝廷決不與爾民爭此些須之利地方官

長荷非病狂喪心決不勒爾起科以貽爾無窮之害爾
民但放膽耕種勿他慮於是漸有闢者先生在任七年
竟無一畝首報靈邑額丁萬五千有奇例五年一編審
必增數十丁至先生審丁反虧額一千五百有奇蓋前
此爲令者以溢額爲功逃亾死絶不敢開除而攤派包
賠之累日甚先生謂如是是驅之逃也具以實聞上官
乞報部上官難之先生曰裕課之道惟有愛恤窮民使
漸充足逃亾日少則國課日增若目前形勢實難就範
疲骨盡之民責其無缺額至職身爲民牧失於撫綏致
戶口缺額聽候處分爲溺職之戒可也井陘道李公素

重先生報曰閱詳具見仁人君子之心真如慈母之於嬰兒該縣讀書談道可質天地可對明廷矣適巡撫于公咨訪利弊先生遂條陳六事略曰職靜觀今日之時勢百病之源起於民貧非無憂民之吏懷痌瘝乃身之志而民卒不免凍餒者拘於法而無如何也得君如憲臺可爲民請命於法之外矣故敢略陳一二以備採擇一曰緩徵宜請也自古稅斂必俟稼穡登場而後上供可辦此一定之理向以兵餉之故正月開徵有餘者尚可勉強支吾不足者勢必轉貸所入不足以償債何論仰事俯育所以閭閻日窮逃亡日多地畝日荒今日方

寧謐司農不至告匱若可通融總計以上年撥賸之銀暫抵本年春夏之餉俟秋成催解以補庫額一轉移間而民力以紓唐虞三代之治此其首務也一曰墾荒宜勸也

朝廷屢下勸墾之令而報墾者寥寥非民之不願墾也地土瘠薄荒熟不常一報開墾轉盼六年起科所墾之地已枯爲石　蕩爲波濤而所報之粮一定而不可易所以小民視爲畏途聽其荒蕪而莫之顧竊謂此等荒地原與額內地不同與其稽查太嚴使民畏而不敢耕孰若稍假有司以便宜使得以熟補荒如新墾復荒者聽

有司查他處新墾地補之其荒糧即與除免其已墾成熟者請寬至十年起科民不畏墾之累自無不踴躍於墾矣一曰水利當興也墾田在興水利古人溝洫之制隨時修理故不覺其煩費今以久湮久塞之河道一旦欲疏勢難猝辦然屢年以來議蠲議賑所費不可勝數與其蠲賑於既荒之後何如講求水利於未荒之前宜通查所屬州縣水道何處宜疏通何處宜隄防約長闊若干工費若干彙成一書進呈

御覽請司農度錢糧之贏絀以次分年舉行以一時言之雖若不免於費以久遠言之比之蠲賑所省百倍一曰積

穀宜廣也功令最重積穀然止捐輸一途在富饒之邑猶可鼓舞勸輸若山僻罷敝如靈壽者雖懸旌勵之典其誰能應當稍爲通融如荒地可開墾者許有司設法募人開墾收其所入貯倉備賑勿責其起科一切河淤地畝雖已入粮原非額內者許其量留吏員應納銀者許其入穀不必起解牙帖襍税新增者編審人丁溢額者悉許留本地方積穀諸如此類推廣行之庶幾罷敝之邑皆有穀以救災荒至於在倉之穀宜聽有司酌量支放先發後報平時出陳易新聽從其便勿因不肖之侵欺而盡掣賢者之肘則民庶有賴矣一曰存留宜酌

復也自兵興之際將存留款項盡行裁減由是州縣掣
肘私派公行不可禁止百弊皆起於此康熙二十年漸
次奉復然尚有應復而未復者如衙役犯贓之律甚嚴
而書辦之工食獨不復不知此輩能枵腹而奉公乎抑
將舞文弄法以為仰事俯育之資也心紅紙張修宅家
伙州縣必不能免既奉裁革不知有司皆能捐俸自備
乎抑或責之鋪户派之里下者也上司過往下程中伙
襍支供應州縣必不能無既奉裁革不知上官之臨州
縣皆能自備供應自發價值乎抑或不能不藉資於地
方也在主計者惟知復一項則費一項之金錢不知裁

一項則多一項之掣肘掣肘之害層累而下總皆小民
受之小民罷敝逃亾其害仍自國家受之此留心民瘼
之大臣所當亟請酌復者一曰審丁不宜求溢額也果
有丁盛而溢額者宜命有司留為積數之用不必入額
遇有逃亾絶户卽以此補之其無溢而有缺者得報上
蠲免或不肖有司無缺而捏作有缺者則自有糾劾之
典在總之寬一分在州縣則寬一分在窮民上之搜求
於州縣者無餘地則州縣之搜求於窮民者亦無餘地
而民之塗炭日增日益矣末又言一切刑名錢穀務持
大綱而止無益煩文俱宜省去如錢穀毫忽之差可以

即行改正者無庸駁詰刑名案件明白顯易之事可以即行完結者無庸提解多一番駁詰則多一番需索多一番提解則多一番拖累吏胥所深喜而小民所深苦也若夫鄉約保甲之當重土豪衙蠹之當除陋規襍派之當禁以實心爲之則皆仁政論治者類能言之無待職贅于公雖未能一一舉行然亦知皆籌畫久大之謀非徒爲一時補救之計者先生又以康熙二十六年新修全書所載靈邑新增徵粮地統歸原額而荒地內仍未開除河淤與徵粮地科則迥異並列未明起解部寺錢粮及奉裁各項刪去數目雖一時便於徵解恐日後

不悉原委復立名色加賦乃列款備陳乞咨請改定盡

先生爲民計久遠不恤嫌忌類如此已巳夏大旱無麥

秋大風隕霜禾盡槁奉

旨蠲免錢粮發帑金兼支倉粟賑濟霊邑貯數僅二百石有

奇而飢民核有二萬三千八百餘名口先生慮不能徧

及不得已分爲三等請亟賑第一等而第二三等以次

量給奉撥帑金三千兩先生躬爲部署驅馳山谷夜以

繼日而府檄以限單至不許踰額先生不顧卒盡散之

先生初報災地夏災五百六十餘頃秋災八百六十餘

頃及彙冊達部止蠲夏災仍開徵者尚三百餘頃先生

又力請一體蠲免謂二災已報在案若重復關徵非獨
災黎不免流離且決不能完納倘萬不得已將職遲悞
叅罰使生靈得免溝壑亦所甘心庚午夏奉
旨行取初先生蒞靈甫一年巡撫格公即薦先生清操飲冰
愛民如子題請擢用至是科道員缺
上諭部院官保舉於是左都御史陳公說巖論薦而工部尚
書張公敦復兵部右侍郎李公厚菴禮部右侍郎王公
昊廬亦異口同聲遂奉有
俞旨行取來京先生念靈邑頻年飢饉未有起色正供猶恐
不支而雜税泛徵未盡除減將永為民累業當謝事乃

於數日內盡爲申請首乞緩徵又乞房地稅向係勢解不可爲常勢必仍派里下題請量減又上司供應久奉全裁請永遠革除不得私派又貯倉米穀請不時借放飢民巡撫于公得先生諸申益嘉嘆報曰以謝事之時爲災黎起見眞仁人君子愛民至意臨行邑民哭送者數萬塈碑志遺愛如去嘉定時是年秋補四川道試監察御史首以畿輔爲言其略曰臣本外吏蒙
皇上拔置臺班苟有一得之愚皆當次第敷陳仰佐
聖治顧臣官畿輔久知畿輔之民情邊山一帶荒多熟少自昔爲然康熙十二年以後軍興緊急雜派繁多民困滋

甚豐年僅可支持一遇水旱流離萬狀賴
皇上加意撫綏禁止私派不惜蠲賑鳩鵠之民僅延殘喘然
言乎家給人足則尚未也臣觀自古豐亨之治皆非一
日而成惟
皇上嘗持此勤恤之心期之以積久勿責效於旦夕恩已厚
而不嫌更厚心已周而不嫌更周則家給人足庶乎可
冀至目前所當議者上年畿輔荒旱實異尋常雖間有
未被災之處亦不過少有升合差勝於被災者耳初奉
上諭二十八年及二十九年上半年錢糧盡行蠲免後因部
議分别不准槪蠲百姓甚苦撫臣不得已題請帶徵雖

今歲秋收稍稔既徵其新復徵其舊恐非積貧之民所
能堪也葢先生任靈壽時曾以未被災地七十餘頃及
彙冊失開秋災地三百餘頃力請具題一體蠲免卒壅
於上聞故首疏言之未幾湖廣總督以撫臣在任守制
請舉朝頗右之先生上疏曰臣辦事衙門聞九卿科道
會議湖南巡撫干養志在任守制一事臣以資淺不在
會議之列不知所議若何及詢之與議諸臣會議之時
昌言其不可者固有其人而依違不斷者比比而是臣
竊怪之此明白顯易之事有何可疑而依違若是夫治
天下之不可不以孝易明也在任守制非所以教孝易

明也天下正當承平之時湖南又非用兵之地無藉乎
在任守制易明也
皇上以孝治天下在廷諸臣沐浴於
皇上孝治之中久矣何難一言直斷其不可耶且臣不知議
者以于養志爲何如人其非賢者耶則固不當使之在
任守制矣如其誠賢者耶則必不肯在任守制矣在督
臣題請或從愛惜人材起見然臣以爲使之解任全孝
正所以深愛惜之况
皇上一日所行天下萬世奉爲法程者也若使一撫臣因督
臣題請而留皆將援此爲例其不思僥倖奪情者鮮矣

名教自此而弛綱常自此而壞此端一開關係非淺至
於湖南一省之人是則是傚不復知有父母又無足論
矣竊以爲督臣所請無庸議可也疏奏有
旨如先生言辛未夏旱
上諭廷臣直陳利弊先生遵上三議一言直隸奇荒業奉蠲
免其被災而或稍有升合之獲有司未經冊報及會勘
之後始行續報者部議不准概免秋後帶徵當大荒之
後責其完新舊之粮實所難堪近見直撫郭世隆題稱
宣府荒後殘黎兩月之內三季並徵勢難完納則因宣
府一處而各處之民情可知又見題叅無極知縣將新

舊錢粮並徵以致百姓不堪則因無極一縣而各處之催科可知且此項錢粮自上年秋收開徵之後至今半年茍力可完者必無不完至今未完者皆係真正窮民雖日事敲撲終無益於國課所當急豁免者其二言直隸編審人丁宜痛除積弊務求均平有缺額者據實詳明聽憑部奪不得濫將無告之民充數及將死亡逃絕責令里甲包賠其三言天下之本在民民生休戚在縣令近因捐納一途縣令之中賢愚錯襍幸

皇上洞鑒其弊特立保舉之法以防之近復因軍需孔亟并保舉而亦捐焉則賢否全無可憑矣業經臣同衙門御

史陳菁條陳停止現奉部議然尚有未盡者敢再陳之
夫保舉所重莫重於清廉故督撫保舉必有清廉字樣
若保舉可以捐納則是清廉二字亦可捐納而得也此
不待辨而知其不可矣臣竊怪近日督撫於捐納之員
有遲至數年既不保舉又不參劾不知此等官員果清
廉乎非清廉乎如以為清廉當即保舉非清廉當即參
劾即或有清濁之間未可驟劾者然既以捐納出身又
不能發憤自勵則其志趣卑陋甘於汙下可知使之久
踞民上不僅貽害小民亦且上干天和故竊以為不但
保舉之捐納急當停止而保舉之限期急當酌定乞

勑吏部查捐納之員到任三年而無保舉者即行開缺令其休致庶幾吏治可清而選途可疏此亦感名和氣之一端也送議至内閣輔臣嫌先生辭過激宜而以用摺子不便啟奏為辭先生於是因陳疏有請停捐保舉而開先用之說遂具疏請速停保舉之捐永閉先用之例且言捐納先用之人皆奔競躁進之人故多一先用之人即多一害民之人末又力申三年開缺之議而詞加峻

奉

旨同九卿會議與議諸臣俱主捐納保舉無碍陸某所奏均無容議即御史陳亦不敢自申原疏所論而先生持之

益堅又獻議力爭曰捐納一途實係賢愚錯襍恃保舉一綫可防其弊雖不敢謂督撫之保舉盡公然猶愈于竟不保舉也今若并此一綫而去之得與正途一體陞轉

國體之謂何未可云無碍也雖有次年三月停止之期然待至次年三月則此輩無有不捐納者矣澄敘官方之大典豈不蕩然掃地乎此臣請速停保舉之捐似難無容議者也至於設立保舉而不定限期則不肖之員多因循一日百姓多受累一日亦非

皇上愛養斯民之意議者或疑限以三年而無保舉即令休

致恐近於刻不知此輩原係白丁捐納得官其心但思償其本錢何知百姓踞於民上者三年亦已甚矣又可久乎況休致在家仍得儼然列於縉紳為榮多矣何云刻也即云設立限期反生營求之弊此在督撫不賢則誠有之若督撫賢明何處營求臣不敢謂天下必無一賢明督撫也即使督撫不賢亦必不能盡捐納之人而保舉之此臣請定保舉限期一議亦從吏治民生起見似亦難無容議者也蓋先生惓惓於吏治民生出於至誠又以擢任臺中切思報効不敢浮沉取容以負知遇故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而不恤其他明知取怨於衆弗

顧也時大兵草苴需運甚急計臣方恃捐納一項以濟
國用當軸者亦頗以為便治標治本各持一見與先生
既相水火而窮室儲資日夜俟開例希進者相率彈冠
不啻飢渴即諸臣以捐納進者內外都有先生於疏議
中詆斥之欲令其三年休致由是都士大譁皆切齒先
生部議以先生拘執資格致捐納之人猶豫觀望遲悞
軍需飾虛詞叅政事負言官之職擬革職讁奉天安插
上心知先生無他特原宥之是年冬試俸滿對品外調遂歸
論者以先生持論太嚴進言太銳致叢眾怒席不暇煖
以去使稍和平委曲相時而動其所樹立殆未可量顧

先生平日與人極和藹言若不出諸其口而爲德爲民誠於中而見於外不自知其言之嚴以銳然不如是即爲不稱是職非先生所以自處亦非學者所望於先生矣先生歸貧不能自給仍授徒於琴川先是嘉定罷歸琴川席君具禮幣欲延致家塾弗敢言先生曰授徒固我事也欣然往至是復懇延先生先生曰吾屢蹟宦途雖不以此動心而筋力已劇今年踰六十頭鬚盡白資硯田以終老何樂如之於是復館於琴川比一年貌加腴色加睟與學者論制舉業蹻蹻若故寒士以制藝就正者輒爲評閱不倦或勸先生講學先生曰是即講學

也歸家課子講畫至丙夜不休跡不至城市茅屋蔬食
泰如也壬申冬忽中寒疾遂卒四方人士或受業或私
淑未謀面聞者莫不痛傷泣下悼喪其師而嘉定之民
亦相率哭於先生之祠至縗絰相吊若喪其私親者然
此亦秉彜之好不謀而同然者矣先生於世一無所嗜
惟濟人利物之念不釋須刻未第時語及生民困窮風
俗澆薄必愀然於色兩爲縣令無論耗羨扣尅諸陋例
無毫髮染指即征輸正供亦惟恐傷之如嘉定減征白
粮折辦以致賠墊民有鬻其女於旗爲捐俸贖還靈壽
免採辦寶鈔豁釋重辟若干人如此類者甚衆皆細事

故不具錄人謂先生知有百姓不知有國計而孰知足
民正所以足國也臺中一年侃侃正言直聲震天下遭
遇
聖明庶幾一展其志而在外既不得志於上官在朝復不見
採於當軸特立獨行幾陷大戾賴
上恩得釋再起再躓卒不究其用以死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先生之學繩尺考亭以居敬窮理爲要謂窮理而不居
敬則玩物喪志而失於支離居敬而不窮理則將埽見
聞空善惡其不踰於佛老以至於師心自用而爲猖狂
恣睢者鮮矣自有明中葉姚江倡良知之說簧鼓天下

而聖人下學上達之法所以爲規矩凖繩者盡決裂破
壞邪說詖行譎起蔑禮法廢名教人心風俗大壞而國
運隨之即有一二賢者如涇陽景逸其人鑒其流弊起
而救之而終不能盡脫其範圍葢其說已深入於人心
漸涵浸灌而不可復出學者不知有格物窮理本心任
情流蕩而不知所歸高者旣入於虛無畀者率惑於功
利陷溺之害二百年於兹而未有已先生起而力排之
爲能辨其所從生而推之至於其所終極以爲今之學
者必自尊朱子黜陽明始然後是非明而學術一人心
可正風俗可淳因著學術辨三篇兼與一時之鉅公宿

儒往復論難然後天下學者曉然於王氏之不可與入
孔孟之道而朱子之學燦然復明功豈淺鮮哉先生在
靈壽時率五日一至學宮集諸生講四子書諄諄於義
利邪正之辨彙爲松陽講義百餘篇中呈學院又見近
世之士但用力時文一切經史皆庋置不讀所以學無
根本士風日陋乃校刊元儒程畏齋讀書分年日程亦
申請頒行先生天性孝友定省温凊備極肫篤封公捐
館以奉薦入都不獲視含殮爲恨孺慕哀泣幾不欲生
居喪不作佛事服闋猶不忍肉食至於友愛兄弟雖堂
從如一教之若嚴師恤之若慈母歡好無間親戚無後

者輙爲之殯少壯時能飲酒不亂後以仲弟有酒過遂絕飲冀以化之未幾而仲弟沒先生遂終身不飲居常容止恪敬一言一動皆有法度坐必端正立不跛倚行必正以莊語必徐以簡燕居齋如不苟訾笑事無鉅細皆極誠敬自少至老無惰容率性自然不由勉强幾同夫子之恭而安非涵養之深不及此家故貧及登仕籍貧益甚人所不堪先生絕不爲意衣足以蔽體食足以充腹不問美惡祁寒盛暑不爐不扇賓客往來披襟忘倦傾所有具雞黍前輩講學之書未經見者輙貰衣易之雖餔粟不繼不顧也性情謙謹和厚善氣襲人雖告

旨固海內所共聞也先生而在未必不賜瑑似不必爲先生
諱至某之奉教於先生最久言念疇昔追隨謦欬宛然
如昨不勝泰山梁木之慟恐嘉言懿行日久而漸有遺
忘遺矩莫追典型徒企此又某之私心哽咽而不能自
已者也其敢以不文辭乎故不揣泚筆輯錄見聞述其
世系爵里出處之詳與夫學問政績言行之概置之座
右以當晤對以待來者倘當世之名儒鉅公欲得先生
爲人之梗概而無由或有取於是而補其缺略訂其訛
謬尤所切望某敢不踸而請益焉門人倪淑則拜手謹
狀

此陸威咫外叔祖代先子狀稼翁舅氏原本也威翁學問文章超絕流輩懼醇儒之懿行嘉言日久放失因不惜窮日夜之力閱月而詮次斯狀謂先子醇行篤寔不愧師門因以撰人姓名屬之先子使刊以行世先子不欲亾實而輙居其名逡巡遜謝弗敢當時適柯寓匏毋姨夫過存取而讀之不勝嘉嘆攜歸稍易字句一兩處剞之集中先子喜斯狀之不泯因與原本倣宋人倪思氏所撰史漢方駕式錄而藏之篋中荏苒卅餘季今吳豐在兄重輯年譜仍取威翁原本附之譜末不欲埋沒當日作者一片苦心意良厚也余小子感手澤之僅存

康熙壬申十二月二十七日年六十有三配朱氏封孺人子二長定徵娶曹氏並先卒次宸徵娶王氏初繼仲弟先生未卒前三日命季弟以其次子繼而宸徵仍爲先生後女二長適太學生金山李鉉次適太學生平湖曹宗柱撫仲弟之女一適太學生秀水張金城宸徵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先生於某兆而屬　某爲狀某自維識見卑陋詞理荒淺不足以傳先生之萬一顧以　某執經於門下者有年必知先生之深冀得如李漢之於昌黎勉齋之於朱子然　某何人斯敢辱斯任且行狀之作將以介紹於大人君子乞誌銘以垂不朽者因悚謝者

累日既而思之先生之盛德大業照晰在人耳目無待於介紹而後傳惟是與先生遊者或締交於韋布或結契於宦途地近者或親炙而未得其全神交者或聞風而莫譣其寔始終本末恐未周詳又恐言涉時政過有疑慮致先生之意隱而不彰然先生之所以不安其位者止以捐納一議雖三年開缺之請微似過激而捐納爲一時權宜非可久行謂不可與正途一體陞轉其說終不可廢迨先生去位捐例多端至有白衣而數日爲府牧爲科臣所糾

天語煌煌有捐納事情殊屬冗襍之

旨固海內所共聞也先生而在未必不賜環似不必爲先生
諱至某之奉教於先生最久言念疇昔追隨謦欬宛然
如昨不勝泰山梁木之慟恐嘉言懿行日久而漸有遺
忘遺矩莫追典型徒企此又某之私心哽咽而不能自
已者也其敢以不文辭乎故不揣泚筆輯錄見聞述其
世系爵里出處之詳與夫學問政績言行之概置之座
右以當晤對以待來者倘當世之名儒鉅公欲得先生
爲人之梗概而無由或有取於是而補其缺略訂其訛
謬尤所切望某敢不避而請益焉門人倪淑則拜手謹
狀

此陸威𣆀外叔祖代先子狀稼翁舅氏原本也威翁學問文章超絶流輩懼醇儒之懿行嘉言日久放失因不惜窮日夜之力閱月而詮次斯狀謂先子醇行篤寔不愧師門因以撰人姓名屬之先子使刋以行世先子不欲亾實而輙居其名逡巡遜謝弗敢當時適柯寓匏毋姨夫過存取而讀之不勝嘉嘆携歸稍易字句一兩處刻之集中先子喜斯狀之不泯因與原本仿宋人倪思氏所撰史漢方駕式錄而藏之篋中荏苒卅餘季今吳豐在兄重輯年譜仍取威翁原本附之譜末不欲埋沒當日作者一片苦心意良厚也余小子感手澤之僅存

溯典型其俱邈執卷欷歔聊述顛末於此甥倪詰林謹
識

陸稼書先生年譜定本卷之上

後學吳光酉重輯

陸先生諱隴其字稼書原名龍其其再就京師補職也有所引嫌改龍爲隴唐宰相宣公之後世居浙海鹽之當湖明析平湖縣乃爲平湖人六世祖春坡公諱東始居泖口其地一名顧書堵去縣治東北四十里築堂名三魚以父溥爲豐城丞督運夜過采石舟漏跪祝曰舟中一錢非法願葬魚腹漏忽止旦視之則水荇裹三魚塞之人謂盛德之祐因顏其堂示不忘也故址猶存五傳而爲先生封公諱元後改標錫字叔因先生前母鍾

孺人毋曹孺人實生先生卒年六十有三仕至四川道
試監察御史歿後三十有三季爲今
上雍正二年奉
旨從祀孔子廟庭
庚午　明莊烈帝崇禎三年十月十八日先生生於泖濱世居
辛未　四年二歲
壬申　五年三歲
癸酉　六年四歲
甲戌　七年五歲
乙亥　八年六歲入小學

塾師爲邑庠生彭元瑞見先生端重不佻即以大器目之

丙子　九年七歲

丁丑　十年八歲

戊寅　十有一年九歲

己卯　十有二年十歲

庚辰　十有三年年十一受學於家庭

先生四子書五經旣卒業塾師授以左氏內傳節文暮歸必就封公問其詳封公具爲指示即覓全本篝燈夜讀詰朝皆已成誦封公又手錄古文授讀旦暮自爲講

解務期精熟故先生幼季爲文即原本經術醇而後肆

儕輩莫不傾服

辛巳 十有四季年十二

是年師事邑學生朱雲會處士公亮長君也公亮見先

生德器粹然决其異時必以大儒名世遂以女字焉

壬午 十有五季年十三

癸未 十有六年年十四丁毋曹孺人憂

先生哀痛擗踊不異成人動與禮會葢天性然也

甲申 大清

世祖章皇帝順治元年年十五

乙酉　二季年十六

時兵荒相繼淛濱地界江浙盜賊尤多先生隨封公倉皇奔避而讀書仍不輟

丙戌　三季年十七

丁亥　四季年十八

戊子　五季年十九

己丑　六季年二十

庚寅　七季年二十一赴嘉善蔣氏館

先是己夘歲先生伯父墨濤公　　以濟南司李闖門殉節時先生甫十歲痛傷不已即有隱居友教之志逮是

嘉善明經蔣文琢聞先生人品學問迥越時流延訓其子道隆先生曰是我志也慨然就焉

辛卯 八季年二十二赴嘉善李氏館

嘉善處士李荊樸延訓其子館於危樓之下因作危樓文以見志

壬辰 九季年二十三正月就婚朱公亮氏

封公家貧因命先生就婚十二月長女生後適金山衛庠生李鉉

癸巳 十年季二十四

甲午 十有一年季二十五改館李氏

李赤茂煒亦嘉善人仰慕先生師範欲延訓其子光堯
應機先托人道意先生曰我固願往但館穀不可有加
使我有以謝主人
酉按辭少而就多世俗之常情也先生顧以不可有加
爲約其審義利決去就槩可知矣

乙未 十有二秊年二十六

丙申 十有三秊年二十七補邑庠博士弟子員
時學使者爲谷公應泰字霖蒼豐潤名進士也有明史
紀事本末行於世

丁酉 十有四秊年二十八應鄉試下第

先生既不得志於有司益發憤下帷讀書取大全諸書反覆參訂得其要領因云大丈夫生乎斯世攬轡澄清匪異人任今日之憂豈爲温飽哉又云自量學業未能過人則貧賤不爲不幸此囊螢映雪之日非怨天尤人之日也歸途書籍爲游兵所掠自訟云書曰天錫禹洪範九疇夫能行疇範之道者乃錫以疇範之書我寔不能故天靳之

十一月歲試一等第二名補廩膳生

谷公評其文曰胸無寸書見不類字便如爰居之駭鐘鼓矣磊落英多我正以不類賞子是月次女生後適邑

庠生曹宗柱

戊戌 十有五季年二十九復館於嘉善李氏秋作銘自警其辭曰洪範六極弱居其一所貴讀書變化氣質當斷不斷爾自貽戚又曰生者待汝養死者待汝塟天下後世待汝治汝無或輕爾身以殉無涯之慾而喪厥志又因人言而自反曰自覺克己復禮主敬行恕之學相去天淵朝夕而思之數日而批點之墨未乾而忘之謂之何哉

己亥 十有六季年三十

庚子 十有七季年三十一 二月子定徵生赴婁邑周氏館

婁邑處士周孟韜延訓其子纘凡三載松郡之士聞先生至執經者甚衆其冣知名者趙魚裳鳳翔旂公愼巖昆季也

辛丑十有八年三十二作告子陽明辨

先生因括告子曰不得於言一段題自記其篇末云告子不是如禪家守其空虛無用之心不管外面只是欲守一心以爲應物之本葢即近日姚江之學然不能知言養氣故未免自覺有不得處雖覺有不得終於固守其心絕不從言與事上照管待其久亦不自覺有不得而冥然悍然而已以冥悍之心而應事則又爲介甫之

執拗矣故告子者始乎陽明終乎介甫者也大抵陽明天資高故但守其心亦能應事告子天資不如陽明則遂爲介甫之執拗又告子天資高故成執拗若天資柔弱者又爲委靡矣

壬寅
聖祖仁皇帝康熙元年年三十三

癸卯
二季年三十四赴邑中倪氏館
邑孝廉倪公吉甫延訓其子淑則字貽孫賓主相得甚歡館於倪者凡七季貽孫翁得先生指授謹守家法爲及門之冠云其與吉甫公談論有足垂教砭俗者悉筆之

隨記其略曰吉翁云游戲之言斷不可出諸口嘗記永則戒人曰莫道是詼諧其實是輕薄此至言也况在我無心之言或犯人所忌便恨不能忘嘗見朋友往往有以此成隙者甚可懼也中正之士一涉詼諧人便輕忽其亦何取於此哉亦有靜穆之士見衆詼諧便爲效顰不知守吾靜穆未嘗不可見重於人何必學此輕薄乃爲和衆耶又云人之作孽莫甚於口我閱人多矣吉翁時年近九十見言語尖酸者罕有不逢天譴如縣西中丞公之後賢否不一今其子孫顯者其祖父皆木訥者也惟[redacted]最利口而今已絕矣[redacted]之無後也其亦由此乎故

人惟若拙若訥爲貴即眞訥眞拙亦何病乎吾在二十季前見能言者常自恥不如自今思之亦正賴其不如也又云聖人論孝曰色難當親心與巳有不合之時色爲尤難孝道至廣凡一舉一動不合於理爲人所嫌詬及父母甚可懼也又云昔趙漸齋乘轎出至時家灣偶觸一秀才其人大駡漸齋出轎從容敬謝之駡猶不止從者皆不能平漸齋惟自謝過而已後數日駡者犯人命漸齋聞之曰吾累之矣使吾稍與之計較其人當自戢不至於此先生曰可見惟知含忍猶非盛德事盛德者必和顏色至誠以教誨之又云施存梅爲諸生時村

居讀書嘗以糖食粉團誤蘸硯墨食竟面盡墨不知也
先生云此雖不可爲訓然亦可想見前輩用心之專
酉
按吉翁所言皆同邑人事先生記此亦聊備文獻之
闕耳
增定四書大全成
先生以四書大全一書間有繁蕪尚多缺略因標其精
要採蒙引存疑淺説諸書之有合於章句集註者附焉
自戊戌季始凡六閱寒暑至是而書成先生歿後及門
念先生精力曾萃於是遂鏤版行世然先生晚季自謂
輯是書時于程朱諸儒之書猶未遍閱嘉隆以後改頭

換面似是而非之説猶未盡燭其蔀去取猶有未愜意者因顔曰舊本大全有序言之甚詳載文集中

酉按亾友趙子魚裳云往時斿公晤何義門語次及是書何云先生根柢深厚何是書去取不大遠於楊顧説約耶趙因出序示之何恍然曰吾固疑先生之學不止於是不讀此序幾失先生矣今此序得列於簡端義門不為無助云

四書講義成

先生之學由博而入輯大全時於明季紛然襍出之講章亦靡不披覽間有發明書理及有待駁辨者亦並録

入集常言此書所收甚襍若中無定見閱之易惑尤不輕以示人蓋先生未定之書也晚季有困勉錄之作屬草僅數十章（今所存者僅有南宮适問於孔子至論語篇末一冊係晚季手筆）未及成書而歿其作書之例筆之於末年隨記甚詳及門顧以所輯之講義當困勉錄殊失先生不輕示人之意試細按所立作書條例當亦曉然於名之不容輕假矣

釐正制義體

先生以習舉業者風氣日靡非先民八股矩矱因力追成弘以來王唐瞿顧諸家之文去貌取神自成一家言故今所傳四書文稿皆理精法老為舉業正宗視初年

雄奇放膽之文大不佯矣然不合時好赴省就遺試擯
不得入闈先生因細書十二字於寓壁而歸其辭曰蘇
錐入函關塞項船沉鉅鹿平亦可想見其壯年邁往之
志也

甲辰 三季年三十五性理諸書彙編成

時制科改八股爲策論先生叅取性理大全文獻通攷
大學衍義補治平略等書手自抄撮分門叙類彙成一
編古今得失異同瞭如指掌非僅空言可資實用

乙巳 四季年三十六

丙午 五季年三十七領鄉薦

中式第九名主考官爲丹徒張公 五書 潛江劉公 廣國

同考官爲蘄州程公 伊 主考官嫌濂洛關閩字一再見

疑有弊同考官不能執論幾見遺賴鄭房趙公 耐孺 奎光

常州人 力爭以爲可元得雋揭曉後諸公見先生悃愊無

華惟務實學前疑頓釋交慶得人

公車北上

凡所經之地必詳誌其道里遠近及所轄界址至流傳

古蹟處又必按之碑碣或詣之父老以徵信焉詳隨記

中

出都由水路南旋於水道之源流分合漕運之古今異同及名人事蹟靡不詳覈筆之隨記其隨處留心經濟如此

六月如慶元

時房考程公為慶元令先生往謁之路踰仙霞嶺歷浦城至清河自此至慶元路極崎嶇轎役至不肯行先生不憚跋涉徒步以赴焉

九月自慶元歸

時宅南二里許為江浙往來孔道以其逼於浙也邑令設柵以譏往來客舟俱從他道行有上洋客私越焉里

民困箬之客計無所出餽以舟之所有乃得免先生聞之曰是所謂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也諭里人還所餽客感激涕零而去

戊申　七秊年三十九仍館於邑中倪氏六月閲天文書以地震故也自史漢以下星歷家言靡不畢覽折衷至當

七月子宸徵生

己酉　八秊年四十四月赴館五月有感以自警

時有負先生者第自警曰人之待我有至陋者在我不可以陋處之有至刻者在我不可以刻加之惟自處於

仁禮可也苟我亦效其陋與刻焉舉人不見彼之陋與刻但見我之陋與刻即若人亦自忘其陋與刻但覺我之陋與刻其招尤而叢怨也多矣即無論怨尤吾平生所自期待者何如乃效此輩所爲耶傳曰楚辟我衷若何效辟斯言可三復矣又曰春秋之義不責下責上不責小人責君子大易之義不憂衰而憂盛以此思之人生何時可不戒謹

八月有感以警官邪

時邑令以賄聞適民間有一事訟于官其是非瞭然爲先生所熟悉者令竟枉斷先生曰作縣官爲民斷曲直

職也而以賄焉失其職矣乃有兩造俱無賄者私心且不悅曰我何爲爲彼徒勞是不惟失職且忘其職矣豈不謬哉先生自註曰八月廿七有感而言不十日而其言驗

十一月再赴公車

庚戌九季年四十一二月捷南宮

會試中式第三十五名主考官爲栢鄉魏公裔介合肥龔公鼎孳高平田公逢吉海豐王公清同考官爲黃岡陳公肇昌

三月

賜二甲第七名進士出身

初一日殿試黎明進至太和殿前行禮畢殿上傳策問下皆跪受起就位單東雙西皆立書初四日傳臚畢隨榜出至東長安門外懸榜初六日至禮部領恩榮宴初十日領賞黎明至午門外行禮隨更便服至闕左門候內院選庶吉士十五日黎明至午門外謝

恩十六日辰刻至國子監謁先師廟退至彝倫堂見祭酒臺上設酒餚拜畢拈花易服而出是為釋褐

四月出都南旋五月至常州訪趙公慎旃（後字松伍）不遇晤其

尊人止安先生

趙公名申喬武進人先生入都時遇於逆旅重其人品端方談論契合是科適爲同榜進士訃其必巳歸也過常州特造訪焉而未歸因見其尊人名繼鼎崇禎庚辰進士爲公安知縣以卓異升兵部主事見先生藹然可親因留飯諄諄以古道相勗曰做官如做文要反覆思維又曰立心爲第一事到不能兩全處寧失官無負心苟負心以全官獨不爲子孫計乎又曰官不可不清能清矣又不可傲清而傲取禍之道也又曰士人初入官不能知錢穀之數勢不能不需人彼習知錢穀者未必能守道義胥吏與之關說雖知差謬不肯舉摘若過於

防閑又非疑人莫用用人莫疑之道此處最難故平時
算法亦不可不學算法苟熟則人庶不敢欺又曰徵糧
設立圖差此大弊也圖差必包攬納戶之糧恣其侵食
臨比支吾積久便捐爲逃戶官府無從辨其逃與不逃
也然業戶可逃而佃戶不可逃吾在公安時凡稱業戶
逃絶者喚佃戶至堂上責其完納即以所佃之田官爲
立券以與之無幾時業戶皆自出願輸銀贖券縣遂無
逃戶（先生注云此法須先合魚鱗黃冊爲一方知田之所在）又曰在公安凡受詞
訟必召而勸之告之以官府之不能盡明胥吏之不能
不索詐與其受辱於官吏何如息一朝之忿爲愈往往

有懷詞而去者又曰良吏欲息訟則姦民必越訴今日
其上司下縣提人明日其上司下縣提人官反為之奔
命不暇在公安凡越訴者臨起解時先令其當堂具詞
不能具詞者口授吏書代為具受而審之責其曲而越
訴者然後起解由是人無敢越訴者又曰今之縣令惟
有逃人盜案最易詿誤此必嚴保甲保甲苟嚴凡本地
人之出與異鄉人之至者皆有稽查則姦人自無所容
庶可無二者之患又曰昔之積陰德者只在愛百姓今
之積陰德者尤在愛紳衿紳衿賢否不一不優禮其賢
者何以激勵其不賢者乎昔君鄉先達馬公培原嘉植

宰我武進時秀才以文章見者必使公服見之於賓館與之坐以事干瀆者必坐堂上見之必服青必跪此可為法矣

酉按趙公之言字字可壽金石眞古君子之用心也有臨民之責者宜各書一通於座右先生筆之於冊亦為筮仕之一助而大司農愼旃公之受知

聖祖為時名卿知其淵源有自得力於庭訓者深矣

自常州歸家居課子

辛亥十年四十二輯四書講義續編

是書取呂晚邨仇滄柱兆鰲鄞縣人之說居多他如熊伯甘

四書繹刀蒙吉四書翼註等書并時藝中有可取者亦錄之然與前編總屬未定之書即今坊刻困勉錄之後六卷是也讀者能分別觀之庶不負先生閑道意乎

壬子十有一秊年四十三夏如郡城

問學錄輯成

先生束髮受知宗尚朱子為入聖之階深惡講家

與作文之背詿者至是與　語益信吾道不孤心理
本同不可別立宗旨厚誣天下也遂輯成是錄嘉隆以
來陽儒陰釋之學悉抉其疑似而剖其是非遁辭知窮
而學者得不惑於邪說矣
八月如淮上遇張公繩其
張名曾祚海寧人先生同年友也先生云聞張言王伯
勉名東籬字之清節爲今日中流砥柱使人聳然王公湯陰人順治丙戌進士
九月南歸
癸丑十有二年季四十四戰國策去毒成

先生病世之選左傳者憑臆刪節使學者不見全經因
手錄左傳授長子定徵既卒業乃選國策五十篇以編
年次其先後詳加論定名曰去毒以此書皆縱横家言
文章之奇足以悅人耳目機變之巧足以壞人心術子
弟識見未定而讀之其不爲漸染者鮮矣當時惟孟子
一人視儀秦爲妾婦之道如厚味中有大毒焉故取人
所共讀者指示其得失庶幾嚌其味而不中其毒也有
跋載文集中至是命定徵次讀之後官都下常語莆田
彭公無山鵬曰此書之作頗愜鄙意以大有關於世道
也彭公亦深服義例之精云

甲寅十有三季年四十五一隅集成

時定徵將習舉業乃訂是集授之文僅八十餘篇先生云吾見人家子弟殫精敝神于時文中積案盈箱矻矻窮年而一切經史皆不暇讀讀亦不暇精故擇此數十篇授之且爲指點其淺深虛實賓主反正提挈照應之法使其因此擴而充之則時文之規矩盡是矣此舉一隅以三隅反之意也庶幾有餘力讀天下應讀之書得從容講究聖賢全學亦可稍救俗學之失有序載文集中

十一月戒酒

先生素能飲親朋談讌亦未嘗不盡興極歡但溫克之容始終若一耳時仲弟尚桓困於酒而蹟河先生遂書戒酒二字於壁以身率之不數年而仲弟歿竟終身不復飲云

乙卯十有四季年四十六正月入都過郡城晤曹公秋岳曹名溶秀水人時耿寇作亂曹言時事之壞皆由不能收拾人心如仙霞嶺之腳夫萬餘因亂無所得食而盡歸于寇使早收拾其心而用之何寇之不可平哉先生以其言爲然

二月至揚州

先生跨騾入都有所感觸每途詩以寄懷其一首云亨
屯隨遇去遲速總平常我今跨騾北萬事正難量所賴
此方寸養之有微長執卷對先聖猶如在家鄉閱此可
以覘先生之所養矣
三月至京師赴部謁選候李公易齋屠公尹和
李名誼高陵人屠名又良錢唐人後家於秀水俱同季
同謁選者李言漢中之變起於不能駕馭時王輔臣奉
經略莫洛命進勦漢中入見經略自筆帖式以下皆坐
不爲禮懷慍而出軍士皆不平又其他待之多不堪者
遂致大變蓋經略爲人廉潔而短於應變可惜也屠言

今京官皆仰給於外吏外吏以不多交京官爲妙又云

戕百姓以奉游客豈仁人所忍爲尹和之言葢得之其

族給事中粹忠云 字芝巖 鄞縣人 又述孫公吡瞻 在豐歸安人 之言

曰

朝廷勤學前古所無坐處環列皆書籍尤好性理五經四書

一日命講性相近也對云性本聖愚一樣但此論理義

之性若氣質之性便不能一樣然却遠不多所以說相

近

上曰理義氣質有兩個性乎對曰理義即在氣質之中二而

一者也

上曰這說得好於所坐室中顏曰敬天左曰以愛己之心愛
人右曰以責人之心責己皆
御筆自書書法亦髣髴歐顏見章奏有德邁二帝功過三王
等語謂二帝三王豈朕所能過戒羣臣以後不許如此
惟冀寬大能明聰所望
聖德更進振朝綱以及天下則惟在勇斷耳先生樂聞其言
因謹志之語畧云居官之道御役待之當極嚴又當體
其仰事俯育之情畧云工食當蚤發全發先生謂工食
固當蚤發然讀蔡公士英撫江集云存留支給項款必
京邊兵餉觧完方許討及此又不可不知

往見陳公省齋

陳公爲庚戌房考官言熊修（賜履孝感人）張幹臣（貞生廬陵人）皆深於理學熊尚簡默而張栗以告人張病篤時往候之猶惓惓言之不已因出其白鹿洞講義跋聖門戒律相示先生問以寶鷄之政（陳先爲寶鷄令）甚言催科不可專事敲扑當委曲勸諭其極貧不能完舊逋者尤當設法通融如豆麥粟布襍物皆准收納或發工食或隨時糶賣民甚便之又遇府署傾圮例應各縣輪修寶鷄當用數千夫舊皆私派於里長吏書佐貳皆以爲勢不得不然躊躇夜半躍然曰得之矣明晨悉點欠糧貧户充之准

給糧票皆歡呼從事所費比於里長僅什之二又言少司農魏公象渠字環極蔚州人人極方嚴又云做官不可輕易出牌如一事有原牌有催牌又有催催牌原牌有號而催牌未必有號追註銷之日原牌銷而催牌未銷奸胥便因之有恐嚇鄉愚之患先生後宰兩邑一一奉行可謂邇言必察有光師門矣

訪利類思講歷法

先生欲究歷法之詳因游天主堂見西洋人利類思叩其所學利贈歷法書數種觀渾天球其製如雞卵畫三垣二十八宿黃赤道於其上東西斜轉外爲一圈以象

地平渾天球半在其上半在其下蓋地本在天中今却在天外星本在天下今却在天上以人從外視之也蓋古所謂渾天象者如此若渾天儀則又不如此又南敦仁（西洋人）曾贈星圖有時辰盤未知用法因以問利利出中星簡平規亦有時盤將盤中空白之紙盡鑿去單以內外二圈置星圖上則時刻可考閱數日利君來會以南懷仁（亦西洋人）不得已辨爲贈因先生曾以歲差及太易過宮之疑叩之故以此書相贈讀之豁然深歎西法曾未易吹毛午未間楊光先之說方行士子爲曆法表者有云知平行實行之說盡屬塵羹考引數根數之談俱

爲海衆何輕易詆呵如此西人之不可信特亞當厄襪
及耶穌降生之說耳又問不得已辨云太昜在本道永
久平行一日約五十九分竊疑日一日行一度西法以
一日爲九十六刻則疑有九十六分如何云五十九分
利云西法一日分爲九十六刻一度止分爲六十分蓋
度自度日自日度止三百六十日有三百六十五故一
日平行約五十九分也先生因思大學衍義補歷象之
法二卷丘瓊山取詩十月之交註而不取堯典天與日
月皆左旋之註蓋瓊山亦未知二說之一也讀日躔表
始知郭守敬消長之說西法未嘗不用又借得南懷仁

靈臺儀象志其書凡十六卷內二卷係儀象圖凡一百
十七圖讀之始知西法不用指南針以其尚有偏也

劉公价人來會

劉名[redacted]惓惓以清心寡慾爲言先生曰此眞作
令李源之論也

四月選授江南嘉定縣知縣蔣公莘田來會

蔣名伊常熟人議論侃侃君子也言三藩未亂之先
朝廷已決意蠲蘇松浮糧而行九分考成之法矣今勢則未
能可惜也前阿總督出京時與之言此二事及板荒渠
亦深知此爲民累亦以亂而未暇今板荒尚可望蠲

周君紫芝來見

周名　論及居官之法因言武昌守于成龍
人後議 清端　向爲同知行保甲之法甚善其人居湊密之地必親自查驗簡與從步行不擾民其法十家互相保有可疑之人不責十家舉報但書無保二字於其名下則其踪跡叵測可知然亦不遽罪也呼其人諭之曰汝自今以往要學好他日地方有事吾必罪及於汝往往多遠去者境內以清嘗出見負販者買肉四五斤問之曰汝安用許多肉家有祭祀乎曰有客耳曰汝不節如此必至匱乏匱乏必借貸借貸多則不能清不能清則莫

肯借莫肯借則凶年無以爲生無以爲生則不能不爲
小盜以漸至於大盜此胡可長也責之五板而去先生
筆之隨記取其實心爲地方民生起見可以爲法也

白公介玉來會
白名玠淸澗人庚戌同楊進士上書言招撫延安事在
寓候
旨大臣多傾動願識荆者先生叩其撫𡨚大意大約言延安
風俗剛勇易與爲盜亦易與爲義得奉
朝廷命往招撫之則今之盜皆我精兵也王輔臣豈足平哉
不然大兵未足恃也先生曰其言實可施行非孟浪者

五月閱論捐輸疏
臺中某疏云常人之情所惜不過貲財所慕無如爵位
如捐銀可以得官不但本人不復悋惜即借貸亦肯相
成先生閱至此曰吁是何言哉
閏月至鴻臚寺投辭朝謝
恩摺領憑出都六月至羊流（地名屬新泰縣）遇張公素存
張公諄諄以撚守爲勗又云風俗侈靡當禁告訐當禁
又云事上接下畀元之間最宜著意先生起謝贈言蓋
任後實心奉行然竟以守絕一塵不合於上官而罷後
一季以書與張公其略曰某蒙垂愛夙夜惕厲思欲少

自樹立以圖報稱不意才踈政拙不能免於吏議遂遭
罷黜固分所宜但私心竊懼者世俗不諒謬以某爲過
於寛厚有誤催科此言流傳功名之士遂將以寛厚爲
殷鑒其害匪細其實某於催科較之他邑不甚相遠核
其民欠尚少於他邑特勸諭多而敲扑少其跡類於縱
弛耳方自愧不能盡用德教而論者乃以爲寛厚之誤
豈不誣乎既退歸田園悠悠之口應置勿論然此乃人
心氣運所關故敢於知己之前一陳之知其罷黜之故
由於學不至德不足而寛厚無罪焉至若一身之得失
雖不能如古人之塵視軒冕然聖賢義命之學則固嘗

聞之矣豈敢以此咎人也

酉按先生既去官猶惓惓於人心氣運所關所謂江湖不忘廊廟也彼世之惟務敲扑以博嚴健之名者倘亦讀是書而知所變計乎因與張公語預錄於此

泊江口守風讀張文潛集

先生喜其進退古人持論甚正至其論治術則引老子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將欲取之必固與之謂天之將寒也不以霜雪爲之也金石烈土山焦者所以爲今日之霰雪也天之將暑也不以蒸鬱爲之也震風積雪所以爲今日之炎烈也故聖人未有不尚乎術也先生曰此

則蘇氏之餘習大抵聖人言術必歸之道蘇氏之徒言

道必歸之術

七月赴嘉定任

嘉定爲瀕海大邑土高乏水民多逐末以故城居者少

富商鉅室散處市鎮武斷暴横相沿成俗富者競奢侈

貧者鮮刀筆喜事健訟又夙有饒裕名旅客圖潤橐索

者往來如織胥役土豪倚爲奸利不可方物號稱難治

地不產米漕粮例任之他邑而輸其折色故徵銀倍於

他邑積逋動以萬計令率坐是落職先生至嘆曰民不

輸賦大抵以貧也其所以貧風俗爲之也比如少年以

游治傷其元氣力不能服勞爲父兄者禁其游治則元
氣自復不禁而予以飲食抑末矣今且不爲飲食而又
督過之則官與民俱病故其治一以鋤豪强抑胥吏禁
侈靡變風俗爲主數月之内輿頌翕然
冬遇
覃恩封父元爲文林郎妣鍾氏曹氏俱贈孺人十二月瘞祖
考泰交公及伯考墨濤公衣冠於餘圩墓左
先生祖考名濾長子爍任濟南司李時迎養於署崇禎
己卯季同時殉難時流賊縱横封公無從覓其遺骸也
先生傷之久矣至是以俸餘奉封公葬其衣冠於祖墓

之菊亦猶行古之道也

丙辰十有五季年四十七冬降級調用

是年春魏公環極聞先生治行爲天下冣以詩遥贈其辭曰熙朝重守令宵旰憂斯民吏道雖云襍天下豈無人我聞陸嘉定平生甘清貧下車甫一載惠政獨循循歡聲動萬戸異績傾朝紳江南財賦地知爾勞心神軍興正菊午輸將彌艱辛前令留餘盡於今見易春盥手寫荒言始終願自珍君子貴彝好寧取直相覩又聞宗閩洛義利別纖塵趨向不敢定踐履惟天真南北此心理黽勉若比鄰異時覘所學霖雨佐

楓宸其冬福建按察使缺出

上命九卿會推天下賢能愛民之官不拘資格擢用魏公舉

先生而江蘇巡撫慕天顏靜寧人嫌先生儒術迂緩適徵

市肆間架錢一秊佐餉例不及鄉村先生如例造冊報

慕滋不悅具疏入告大意謂時方多事陞其非應變才

部議遂引才力不及例降級調用嘉民大駭罷市日號

巡撫門慕不自安爲具疏請復

巡撫請復疏未下部又引諱盜例落職先是嘉民張姓

丁巳十有六秊年四十八二月解任

與汪姓以小隙訐訟汪適遇盜被傷歸謂其弟曰張遣

殺我其弟遂以讎殺控先生疑小隙無殺理而察張亦
非殺人者因以是盜是讎未敢遽定俟緝獲兇犯定擬
報一面遣捕緝之尋獲真盜七人讞上部議以先生初
不直指爲盜疑有諱匿引例革職而不知先生固從命
案勘出盜案非原詞稱盜而諱之爲讎殺也出張而獲
盜獄無冤抑可謂神明不虞翻以此獲罪也人謂先生
盍辨諸則曰邑有盜長吏固宜有罪且夜半殺人於路
果讎亦盜也而我不能斷議黜不枉奚辨爲邑民益大
震耆老士民悉詣督撫爲辨卒莫省里民扶老攜幼塡
塞街市爲先生呼冤以薪粟饋者麕至先生悉慰而遣

之即胥史與臺宜幸其速去者亦無不涕泗霑臆去任之日委巷悉架棚結綵然燭額手以送遠鄉之民各刻木爲位旌幢鼓吹迎歸以祠者月數輩凡兩月乃已四方人士競爲詩文以傳之彙爲公歸集邑紳許公自俊序云公將出署九鄉二十都之民夜半羣呼入邑塡滿街衢公出示苦禁父老承公意揮衆使退籃輿甫及中霤哭聲大震旅進旅退者數四既恐病公乃共掖公入邸男婦萬餘環泣不去次日四郊各迎長生位一時剞劂丹漆匠無寧晷旬日間邨各立祠墅各爲位有楊肇客者僑居於此大呼狂走逢人九頓約請留公有負販

唐老人帶索募助急公有盲兒亦助公完課錢聞公聲音喜而去又朱宗王謳歌紀略云自公解職迄今父老子弟田牧販夫或流想支頤或呼天怨尤或相叙廉明軼事不覺涕泗交頤皆實錄也

謹按先生治畧善政不可枚舉姑採舊所聞於李君枚吉趙君魚裳者附錄於後有大賈汪姓者素交結長吏橫行邑中先生蒞任適其僕佔賣薪者妻賣薪者來控汪僕抗拘匿弗出先生益遣役捕之訊得其實以妻還賣薪者汪大恐令所識探意先生曰法爲怙終者設也苟爲善何恐焉汪平日所爲我知之若毋犯我自新未

晩汪自是歛跡不敢爲非又市鎮少季數十爲朋以拳
勇爲事小民畏苦之先生悉廉得其名遇有控者責而
枷之於門時時勸諭之視其情色果悔則釋否則不少
貸也不匝月而其黨悉解又民有告其子不孝者訊之
果然先生涕出自訟曰我德薄無以化汝令汝父子至
此因委曲曉譬娓娓踰時其父泣其子亦泣因慰而遣
之又有兄質稱貸於弟不應輒舁弟物以去弟賄巡檢
以盜報先生怒曰是可以爲盜乎巡檢爲妄報矣訊之
乃其弟婦翁所使遂重懲之因呼其弟曰彼兄也乃聽
婦翁謂兄盜不悌也責之亦呼其兄曰汝爲長貸弟不

應而徑取之陷汝弟不悌是汝不友也亦責之咸感服而退又有金氏女幼孤育於舅氏陳岀其族人不肖私賣於旂下陳生訟之不能為力也候其來取地方官印結即捐俸入具文申請卒歸陳生使嫁之又宦家子得罪延其父至堂上而扑之曰我與爾父朋友也爾猶子弟也子弟而不肖不可以不責自是為父兄者莫不教督子弟毋非為又有嫌其壻貧而浼先生所尊婣戚厚饋金以絕婚者先生葉受金呼兩造至庭而諭饋金者曰汝嫌壻貧故不欲以女妻之我今即以此金與若壻壻不貧矣卒嫁之又吳俗夙尚侈靡嘉邑尤甚富室讌

會窮極奢華貧者轉相倣效婚喪皆盛鼓吹酒食稠疊以多費相誇勝纔經醉倒恬不爲怪博弈游手戲笑覓食之弊多於四民市井子弟日遨遊街肆以布衣爲恥用是財盡匱乏先生痛禁飭之至懇切敎戒俗稍稍知禮法賤惰游嗇衣食急賦稅催科不煩敲扑而自集矣至其遇士子則勉其勤學以希聖賢遇農夫則勸其力耕以資事育值百工則告以伎術之宜專逢商賈則喻以貨賄之無壅其待胥役亦皆有恩第犯贓舞法則懲之不少恕猾吏無所容奸歸農者殆十之七總之以實心行實政可謂父母師保兼而有之惜乎不久去任未

見德化之成也

十一月陸君翼王來見

陸名元輔嘉定人先生取其博聞樸實君子也家多藏書從其鈔寫者無虛日陸言孫北海承澤字退谷宛平人按乙外隨記曾以所著孜正晚季定論爲贈學博而才敏其所著書雖不皆精然多有益於學者博學之士多萃其門相助校對朱錫鬯彝尊秀水人顧寧人炎武崑山人其尤也顧寧人有日知錄多發先儒所未發先生問北海之爲人陸云北海雖出處未正然居官敢言亦不苟取家甚儉諸子皆布衣僕婦有衣綢帛者怒而叱之以其壞家風也與北海聲相合者魏

璟極葉訒菴方藹崑山人熊敬修張幹臣也

諸君莊甫來見

諸君[redacted]嘉邑高士能潛心理學者以其友王石隱[redacted]太倉人書來并致說文論正二本石隱書自云此書十年靜悟十年考正彙成三十萬言誠寓內所未有之書亦寓內不可少之籍先生曰其自喜如此莊甫言石隱少習醫壯而友桴亭姓陸名世儀太倉人確菴姓陳名瑚太倉人乃勉於學二子皆兄事之其學不從八股入而能刻勵成一家言

如蘇郡叟道臺方公

方名國棟字干霄明閣臣從哲之姪孫也順治乙酉舉

人起家爲蠡縣教諭歷任分守蘇松常道先生在任時上官多不滿先生獨公陰爲維護而卒不自明有古人之風焉至是卒先生往哭之錢爾載枋嘉興人丘近夫[illegible]崑山人語先生云方公雖從宜興採木得疾然實自夏秋以來憤鬱所成因權要之僕自都來蘇撫軍以下皆屈己下之且諷公優禮公終不見其人大怒口出惡言撫軍亦以相形不悅勢甚危以此成疾先生嘆曰公眞君子哉後應其子共樞請爲作墓表載文集中

李生玉如來見

李名實嘉定人先生罷官後從學者語次偶及近日有

納銀之例先生曰子得無意乎李曰自聞先生為己之
學始知讀書非止為功名誓不敢失身先生甚喜其不
敢失身四字謂知納銀之為失身其學已進乎道矣

酉
按
　　玉如能恪守家法力學不衰著有大學中
庸順文理明辯達亦足羽翼先生松𢊍講義及遺編諸
書
十二月蘇君省生邀酌

蘇名[redacted]人極言苛比濫差之爲民病蓋追思先
生之德政而云然也時陸翼王在坐言黃陶菴先生以
三事自誓不妄取不二色不談人過其館於錢牧齋也
時張公國維字玉笥東陽人巡撫江南取陶菴觀風第一公至牧
齋所請與相見甚歡時有以千金求牧齋緩頰者牧齋
適別有所干勸陶菴言之陶菴不可其人不得已乞太
翁一書致之曰汝言此則我甘旨之奉有餘孝莫大焉
陶菴曰是妄取也妄取而以非分之財養不孝也卒拒
之既第後絕不干瀆有司太翁每以家貧爲言卒不能
移其志蓋清白自矢言必力踐也概如是先生言陶菴

之學問入於禪陸言陶菴本從濂洛入門後喜靜坐又喜閱壇經諸書因不無夾襍又言魏環極曾言孫北海諸書以考正晚年定論爲第一又言徐九一（汧吳縣人）雖溺於聲色而晚節甚好宜其有子昭發（枋）也又言曾在浙江其學使署閱文同事有于以皮冠文抹獸人司原者恐直言其失則不悅因婉商之曰依稀記得左傳上有此句署中無左傳令取韻書查得之其人仍批曰雖出左傳殊屬不雅先生曰翼王處此可謂直而婉乃處世之良法

（酉）按以左傳爲不雅則何書爲雅乎謂宜翻然悔悟自

咎不讀書之過而怙惡如此適爲下愚之歸而已矣以
視抹顏苦孔之卓而斂容謝過者相去不誠霄壤哉可
見司文衡者不愼擇代庖人縱秉心至公亦無以服天
下況其不然績學之士其能免于屈抑者幾希先生記
此所以示戒也

自嘉定歸

時嘉邑耆老士民候送者紛紛先生不樂其如是徑從
安亭過吳淞江而歸

戊午 十有七年季四十九正月周君好生來見

周名[redacted]嘉善人素游先生之門者攜得魏莊渠遺書來

內有與余子積書云朱子晚年定論今始見之似不計
季之先後論之異同但合已意即收載之耳今亦無論
其他如載答何叔京書所謂因良心發見之微猛省提
撕使心不放便是做工夫本領此正中年以前未定之
論與中和舊說相同也文公論心學凡三變如存齋記
所謂心之為物不可以形體求不可以聞見得惟存之
之久則日用之間若有見焉此則少年學禪見得昭昭
靈靈意思及見延平盡悟其失後會南軒始聞五峯之
學以察識端倪為最初下手處未免闕却平時涵養一
節工夫別南軒詩所謂惟應酬酢處特達見本根答何

叔京書尾謂南軒入處精切皆謂此也中和舊説論此尤詳其後自悟其失改定巳發未發之論然後體用不偏動靜交致其力工夫方得渾全此其終身定見也祭南軒文始所同嚌而終所共棄其此類也夫大抵先生自其初年固巳卓然有志聖賢然未免爲言語文字分却工夫至於中季以後方有一定規模今日正當因先生巳定之論而反證其未定者庶幾有所持循也先生云觀此條莊渠之學頗正

如楓涇而鎮也

於舟中閲山曉閣明文選見曾畀撰送劉漢中教授廣

信序云信州鵞湖古朱陸辨論同異處也自弘正以前
則朱勝隆萬以後則陸勝嘉隆之間朱陸爭而勝負各
半說得明白然其意却是要調停于朱陸之間又送林
守一序云使司馬子長而與人交必不能成史記其意
謂必目中無人獨往獨來然後其氣無礙而能著作此
不成議論又曹峩雪賀施存梅八十序謂貽代奄豎之
禍三爲振爲瑾爲忠賢而忠賢爲烈頌功德如莽迫帝
后如祿私人與兵室有藏甲如產祿之南北軍文貞文
定不能戹振文正文恪不能戹瑾如揚方沸之虆而欲
濟灑之以仙掌之露勢所甚難爲時討者獨有抽薪一

法耳自寅秋簡命緹騎不復出詔獄之威亦稍殺止則以曲逆之沉思運仲弓之妙用委蛇調劑師既不言世亦不得而知不然一跌而為番武再跌而為訓注往事可鑒又何幸焉先生嘆曰存梅所處何時所居何位所行何事可以抽薪兩字塞責耶又倪鴻寶叙菴吳公墓誌云西漢循吏趙廣漢不及張敞張敞不及韓延壽韓延壽不及黃霸黃霸不及朱邑朱邑茂矣然猶不及河南守吳公也史曰吳公不舉其名是不可名也曰治平第一不詳其跡是不可跡也其庭不必銗筩其袖不必記籍其野不必下神雀其道路不必有烏攫肉其生不

必太傅封侯其死不必桐鄉之祖先生曰此最善用賓主法他文及諸家皆無取惟艾千子宋史禮樂論謂差爲有用于愼行與司寇郎公論江陵事書最是有關係文字馮琢菴寄山陰王相公書伍容菴上首輔書是有用之文琢菴文昌閣記亦氣足醒人有陳弘緒號石莊者獨取其文氣甚輿歸途至倪貽孫翁齋閱唐荊川所編諸儒語要高景逸攀龍號梁溪無錫人序云前六卷皆諸先生所自得語後四卷則辨析同異先生謂前六卷載周程張朱五先生上蔡龜山五峰南軒之語而終以象山慈湖白沙陽明之語如河津餘干不得與焉則去取未當

也後四卷雖取先儒之言而不註明姓氏則條例未善
也又有續語要六卷則係薛文清吳康齋陳騰夫章楓
山胡敬齋曹月川蔡虛齋魏莊渠徐養齋尤西川呂涇
野王心齋羅念菴羅近溪錢緒山王龍溪鄒東郭十七
人之言宛陵黃一騰所纂輯也然遺羅整菴鄒二泉亦
不能無議

三月如常塾赴席氏館

席君文夏名[redacted]常邑之富而好禮者也敬重先生因
延訓其子永恂前席於舟中閱傣菴野鈔此書係吳人
蔡士順所輯專記天啓時事見方震孺孩未論梃擊東

林事曰善處人骨月之間者原不可無調停之法然不可因巳之調停而遂疑梃擊之姦化為烏有也又不當謂發姦者盡小人而遂掃蕩不留種也東林之中原多依草附木奸險貪橫之徒爾時不肯依附者自是剛腸男子然不當因不肖而遂為竭澤之漁也又不當因親以及親因友以及友而更為爪蔓之抱也先生謂此論最公平又侯震暘論沈漼葉向高疏曰向高近日舉動似委卸處多主張處少以求全為智以避謗為高夫惟首揆無屹立之丰裁而後奸輔有播弄之行徑漼疏云臣居五臣後不能行意是漼又且歸責於向高向高直

在無可推無可委之地何如毅然擔任截然剖分票一事是曰是非曰非票一人可曰可否曰否先生曰數語可以砭儒

舉博學宏辭閏月赴京

時纂修明史

詔廷臣舉博學宏辭之士酉祖準菴公諱源起順治辛丑進士秀水人時爲工部都水主事呈薦先生理學入程朱之室文章登韓柳之堂先生聞之曰此非余所敢居然豈可不自勉耶他日魏公環極語人云我亦欲疏薦度先生未必工詩而止然先生第不屑絺章繪句而偶然唫詠綽有陶韋

風格者也有司奉部檄促先生就道於是入都旅次閱
容齋隨筆摘取數十條以資聞見仍隨時體認四子書
義十二日過沂州於騾背作參乎吾道一以貫之章經
義一篇語語精切其頃刻不忘聖學如此宜乎道統之
有歸也

四月過禹城

時同行者所乘騾病不能行執鞭者痛捶之騾即斃先
生曰民力已竭而上不知何以異此思作禹城騾以誌

至京師葉公訒菴來會

葉聞先生至先來拜候先生云先達中能誠心下士如

此亦僅見也葉言湯潛菴斌睢州人施愚山閏章宣城人品行之
高及張幹臣之苦節幹臣建祠以爼豆薛胡羅高四先
生其學大抵微近於象谿後讀困知記粹然一歸於正
因借得幹臣所刻困知記其序云始也以儒而托於禪
旣也以禪之實篡儒復以儒之名攻禪有崇正學之稱
而已非正學有闢異端之論而已趨異端先生云此數
語曲盡嘉隆以來講學之弊葉又言皇輿表此書固爲
期太促未能精核近得吳任臣字志伊仁和人十國春秋又加
攷正然未確者尚多若遽加須刻貽笑後人其害猶淺
倘後人不知奉爲信史則其罪大矣先生云此眞君子

之言他日葉公邀酌盛珍示符升崑山人在坐公問盛云與
慕撫軍交能不竭人之歡乎先生云此一問可以知珍
示之爲人矣公又述
朝廷好學仁厚一日講孟子問性無善無不善章注中蘇氏
胡氏之說如何退謂左右曰吾甚悔此問倘講官不能
對豈不使其内愧乎又諄諄以躬行爲重
魏公環極來會
公素重先生而未識面因詢於同邑陸御史祚蕃陸對以
避嫌不敢見公曰然則吾當先往一見如舊相識言及
丙辰冬推閩臬時

皇上問嘉定無錫兩縣俱好朝議方推而參疏文至矣尚義形於色先生但自引咎謂至誠不足以感動上臺無怪也公因率其二子學誠學謐來見訓之曰吾向擬陸先生必端方正直之士今見之果然汝輩不可不奉為典型又索觀嘉邑汪標所控讎殺案部以辭盜論不勝搤腕又津津海內循良極口海寧許三禮字酉山安陽人益都王綍字孝齋蒲城人臨淄舊任郎嗣堯字子昆猗氏人但郎性略急又贊閣中李光地字厚菴安溪人之忠義學問欲作詩以寄之又極贊新推閣臬于成龍清端公也先生以為好賢之懷真不可及

論大全辨之失

閱張爾公四書大全辨先生云大約好因史以誣經是其所長而多翻朱註非純正之書也比之見聖編則較歛然才又不如如大學三綱領至善在明新外朱子或問云慮其禮雖麤復而有不純巳雖麤克而有不盡其說精矣而必辨之曰有不盡不可謂克有不純不可謂復麤克粗復之說似是而非八條目正修在誠意外朱子小註云如在官街上差了路其說精矣而必辨之曰信如朱子所云則是誠意尚多缺陷幸有正修兩段可以補其不足果爾則子思孟子之言誠身而不及正修

其差錯寧有已乎正修兩傳雖屬身心工夫仍在誠意
噫是未知朱子所謂必析之有以極其精而不亂然後
合之有以盡其大而無餘也

六月閱陸桴亭諸圖說

分野圖說謂五月一陰生而雲漢漸萌於天稷之下十
一月一昜生而雲漢漸降先生謂雲漢在天本有定位
似每日有升降不知何故謂升降因月而異先生又自
注云此升降似以隱見言又性善圖說謂人性之善正
要在氣質上看先生云此只說得朱子不離氣質一邊
略了不襍氣質一邊此圖甚不必作至論高顧大旨而

深取高子無聲無臭即至善也一語謂昜明以善爲有
聲有臭故說無善無惡豈知善固無聲無臭者乎不知
高子此語亦未是謂善無聲臭是知無極而未知太極
也知冲漠無朕而未知萬象森然已備也雖若異乎陽
明之說而不能無偏者也閱月道圖說先生謂始知洪
範注所云月立春春分從青道者言月行太昜立春春
分之道則謂之青道非謂立春春分之時而月行青道
也月行九道十有九歲而一周非一歲而歷九道也一
千六百九十八日有奇而行一道非一季而即能徧一
道也此圖大有功於學者又查舊所抄圖書編内有云

月上弦於東井下弦於牽牛上弦於牽牛下弦於東井

又郃子云冬至之月所行如夏至之日夏至之月所行

如冬至之日前數語大抵即梓亭以交初所臨而言也

若郃子數言却似月一年而歷南北與十九歲而徧九

道之說似不同疑月一歲之內雖夏南冬北至極南極

北則必十九歲而一周也未知是否先生又自注云九

月初四再看確似如此隨記亦云是日閱左傳桓三季

日食疏論所以食之故未甚明因查通考交食之法自

隋以前猶未詳著大抵朔望值交不問內外入限便食

惟隋張胄元獨得其妙以為日行黃道月行月道交絡

黄道外十三日有奇而入經黄道謂之交若月行內道在黄道之北則食多而有驗月行外道在黄道之南雖遇正交無由掩映食多不驗孔氏去隋尚近看來猶未通此法其云食有上下者行有高下謂月在日南從南入食南下北高則食起於下月在日北從北入食則食發於高先生云此恐亦未確又昭七年疏云每一百七十三日有餘則日月之道一交交則日月必食可見孔氏尚未知張冑元之法又閱莊二十五年日食疏亦云

觀此可知先生於歷學既詳且盡矣

左公襄南來會

左名峴鄞縣人言及寧紹間學者大抵皆宗山陰謂仇滄柱講舉業則宗朱講學則宗黎洲（黃宗羲字太冲餘姚人）之非先生云襄南鄞人不惑於山陰一派可敬也左又以黃太冲文借閱内有沈清溪墓誌言心性之辨亦明先生云自羅整菴痛言象山陽明之後如高景逸劉念臺（宗周號蕺山山陰人）皆不敢復指心爲性但心性之辨雖明亦不過謂心爲氣而性爲理心之中有性而性非即心云爾其欲專守夫心以籠罩夫理則一也特陽明則視理在心外高劉則視理在心内高則以靜坐爲主劉則以慎獨爲主高則似周子主靜之說劉則似程子定性之說及

朱子中和初說而皆失其眞又云山陰之學其病只在不知朱子所謂析之極其精合之盡其大二語故朱子分八條目而山陰則以誠意爲了義曰致知致此也格物格此也朱子以主敬置八條目之外而山陰則以誠意當主敬太沖與姜定菴書云致知之知乃澄然未發之體由澄然而發見發見者無所容吾致也先生嘆曰如此說則朱子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一語作何解乎

酉按太沖所云不但與朱子背謬於孟子知皆擴而充之一語都說不去宜先生嘆息而力排之也

七月談君孚上邵公靜山來會

談名允誠郃名延齡俱先生同邑人談述姚大司寇文然

桐城人之在部遇大獄意與滿人不合只黙不言滿人問

之則曰公等所論甚善但人命至重不可輕易宜再斟

酌仍未出議論滿人固問然後徐發已之所見所以滿

人多服之先生曰此可爲處異已之法郃言張幹臣教

門人直言其失曰我有過切磋在子子有過是我職任

也與熊敬修最厚然常直言其差處

皇上命賦詩對以不能詩命寫字對以不習字勸

皇上留心大學問見門人算命必非之曰子欲預知未來之

富貴貧賤何用先生聞郃言筆之隨記蓋重許張公之

爲人矣又從郃借得孫奇逢字鍾元容城人理學宗傳一書其書混朱陸陽明而一之蓋未知考正晚年定論也但慈湖龍溪近溪海門則列在末卷補遺之中蓋亦知其非矣見其載錢緒山論無善無惡曰目無色故能盡天下之色耳無聲故能盡萬物之聲心無善故能盡天下萬事之善先生云此直是放言無忌因思王氏諸高弟語言流傳者宜仿陽明要書例摘而辨之庶使後世勿再惑也又見其載賀克恭刻白沙像懸於室而禮之南元善字大吉渭南人爲陽明座師聞講學遂就弟子列徐珊師陽明舉鄉試癸未南宮以心學爲問陰以闢陽明珊[illegible]曰

我烏能眛我知以倖時好耶不對而出聞者難之曰尹彥明後一人也先生曰此正朱子所謂篤信而不好學則所信非其正者也

閱性理書

朱子論讀書法云書只貴讀讀多自然曉今即看過心裏思量過也不如讀讀來讀去少間曉不得的自然曉得已曉得者越有滋味某舊苦記文字不得後來只是讀今之記得者皆讀之功也又曰讀書之法循序而漸進熟讀而精思先生曰愚閱此不覺爽然向來正病在思之功多而讀之功少所以學問不能長進何可不自勵又象山云

六經皆我註腳先生曰率天下之人而禍六經者必此
言也夫此正朱子所謂以意捉志而非以意逆志也
八月賀公桐意來會
賀名世封廬陵人先生同年友自言出門時語其子曰
汝勿望我為官攜金歸與汝但勿以贓累汝足矣先生
曰其言斬釘截鐵君子也在京吏科李宗孔延之訓子
不率教即辭之亦人所難
總憲魏公環極疏論部議之非
汪標一案部議援諱盜例故入先生公知其寃至是上
吏治漸壞公道宜彰疏以論之略曰嘉定知縣陸隴其

廉介之官也清操飲冰愛民如子賢聲播于都下臣心

竊重之謂異日可步于成龍指清端公之後塵者此人也乃

未幾該撫疏稱隴其守絶一塵才非肆應德有餘而才

不足部議降調又有被盜一案該督疏稱隴其據汪標

首告雖殺審雖殺無據請緝結案獲盜過半原無詭飾

與武官竟不報聞者逈別部議革職例之所在臣俱不

暇問但縣令中有此廉介愛民之官正當爲羣僚作榜

樣爲百姓作慈母今之有司惟守與德爲難耳既知其

守與德矣何不即留以長養百姓云云有

旨報聞一時莫不傳誦

至欽天監會邵武峰講歷法

邵名泰衢錢唐人時官欽天監精於歷法邵言西法不能出古法之範圍而多改頭換面以自異惟以地爲圓體此爲獨得而弧矢算法亦勝於郭守敬先生因問天文家言冬至日在箕斗之黃道此道出辰入申故日亦出辰入申夏至日在井鬼之黃道此道出寅入戌故日亦出寅入戌是日之北而復南南而復北者黃道之勢然也然以歲差推之假使千萬季後冬至日躔退在井鬼則冬至之日亦當出寅入戌歟邵曰不然若使冬至日躔井鬼則井鬼之黃道亦改而南矣蓋所謂日躔井

鬼者非必定與井鬼之宿同在一處也但與之相當耳
或南或北固隨時不同也故夏至躔井鬼則此道便出
寅入戌冬至躔井鬼則此道便出辰入申先生曰余爲
之恍然因思向見傅仁均答王孝通曰日躔宿度如郵
傳之過宿度既差黃道隨而變矣余初看之殊不解不
知黃道如何樣變今乃悟所謂變者乃南北之異耳但
仁均說得不明白不如武峰之言鑿然
譚公左羽陸公義山來會
譚名瑄秀水人陸名葉先生同宗人譚以靳總河疏畧
來閱其第一疏要疏雲梯關海口南岸自白洋河至雲

梯關約長三百三十里北岸自清河壩至雲
二百里又自雲梯關至海口八十里皆要取河身之土
以築兩岸之堤其先後次序覺與潘季馴塞决束水以
水攻沙之法不合義山亦言治河當從歸仁堤高堰始
使淮流不旁洩而清口之力足以刷沙則雲梯關海口
不待濬而自通先生以之問譚對曰此則今昔不同勢
以水刷沙之法止可以治活沙今則海口淤塞已久上
有板沙則歸仁高堰海口之工不能不並舉又言今河
工第一大病部例新築隄防三年不壞方准開銷錢糧
自定此例後每當水勢洶湧時慮新堤之潰陰决舊堤

以洩水勢由是一堤方成一堤復潰禍無窮矣先生亦
以為然因為譚陸二公歷數從來治河之策而深惜潘
公季馴之不克究其用謂潘公第一次治河在嘉靖末
只佐朱公衡開新河非其本意第二次在隆慶末開所
謂故道垂成而廢第三次在萬曆六年功成高堰而故
道仍不果行第四次在萬曆十六年第見嚴閘禁築遥
堤諸議不見別作為但其始終不主開泇之議只就河
言河是即復故道之意也又云最可惜者萬曆初徐尚
寶貞明潞水客談一書講求西北水利神宗用之業有
成緒而為近侍戚畹所沮慫帝至袖此書示進臣銳意

行之而又以寇亂而止

按丙寅隨記因閱寧晉誌而言曰見王之棟疏始知酉

潞水客談之難據先生之不膠於成見盖如此

高郵王亮士德明 異日來見亦言靳總河先挑海口之

非又言治河如治賊未有不治而能安者今則不患無

治之之法但患上下之掣肘部中之銷算既刻而內外

之陋規又難除若使主計者能如劉晏造船法則河不

難治矣又云茍得其人而任之必假之以用舍之柄濡

之以持久之計裕之以錢穀之資與之以便宜之畧重

之以生殺之權而斷不可拘牽之以文墨淆亂之以議

諭限勒之以程期恐動之以詰責始可漸次以期其功
倘決一口而必俟部覆以施工用一錢而必俟估計以
銷奏撥一人而必拘資格以註冊罪一人而必待奏奪
以施刑欲求平成立奏此必不得之數先生許其爲治
河名言亮士又有分黃之說先生問其何故欲分王云
非分也暫分而即合猶閘河之有月河耳不暫分則河
勢盛而清口之淮不能出又問縷堤答曰濵河必須三
層堤最近河曰縷堤縷堤之內曰襯堤襯堤之內曰遥
堤即老堤也襯堤縷堤不妨決遥堤不可決也又縷堤
至襯堤襯堤至遥堤每三里五里則有隔堤隔堤縱而

三堤橫有此隔堤則橫堤雖決不過決在此三五里之內而已先生因思禹疏九河當時必更有蓄洩之法蓋河不可不分亦不可分者也不分則勢盛而易潰分則流緩而沙淤故分亦決不分亦決意當禹時蓄洩之法如今之閘壩然水大則通之以殺其勢水緩則閉之以勿分其力後世廢之故潰決而不可為矣因亮士之言思潘季馴之治河而悟及於此

酉 按先生極留心治河之策故每出入都門經行處必細加相視即如是年四月初八隨記是日渡黃河至宿遷一路見河多淤淺先生云將來可慮必又在孫家堂

宿遷渡河處地名以西迨十月見工部題七月內碭山縣石將軍廟及蕭縣九里溝等處黃河沖決其地正在宿遷以西先生曰愚不幸言而中益惜任事者不早為之所也

始摘錄左傳疏

孔頴達疏序謂賈逵服虔之徒襍取公羊穀梁以釋左氏方枘圓鑿杜元凱左氏集解專取丘明之傳以釋孔氏之經以膠投漆先生云今日講程朱之學而襍取象山陽明之說是猶賈服之訓左傳也因抄撮孔疏之大有發明經傳者成編而斷以己意詳載隨記中

九月陸巽王來見

以孫北海禹貢山水考爲贈先生云其中攷核亦多可據但每將他人之說與己意夾持間架不清

侯生大年來見

侯名開國嘉定人執經門下者以汪若文（琬長洲人）鈍翁類藁借閱先生云其文規模韓歐自負甚不淺然不脫文人習氣經解亦甚淺惟十六十七卷解三禮者最精確蓋其所得力也其二十一卷內有答從弟書云僕宦游十五年矣其有經學修明者得二人焉曰顧子寧人李子天生（因篤富平人）其內行醇備者得二人焉曰魏子環極梁子曰緝（熙鄢陵人）此四君子者皆與僕爲友可見其志趣

二十二卷有送姚六康任石埭序附會釋老則不講學之故又序云古之君子欲進則進欲退則退未有不浩然自得者也今之君子側身遲回於進退之際恒皇皇焉不能自主者何也非其人爲之時爲之也古之君子力耕以爲食力蠶以爲衣俛仰身世無求而皆給故當其不得志而退也畢生可以無悶今之君子仰無以養其親俛無以畜其妻子飢寒之患迫於肌膚此其時與古異矣當不得志其能遯世長往浩然於寂莫之濱哉吾以是知其難也讀此一段不覺爲之慨然不得不令人思許魯齋治生爲急一語又傷寒書序云襍病而誤

猶可補救獨傷寒一証既有陰陽表裏之異其中又有三陰三陽半表半裏虚實傳變留匿隱伏難測之微証若繭絲法同射覆投之稍乖死生判焉非若襍病之可以或誤者也讀此條又爲嘅然豈獨醫有難測之微哉治天下亦有之又與許甫草東吳江人論道書曰宗門之教固有不可思議者然欲合孔子之道與禪爲一則譬如傾乳入酒終於酒乳俱敗此條似是而非如此言却似宗門原有妙處但不可與吾儒合則亦何怪天下之從之哉他日又論云若文推重歸太僕至矣作歸詩孜異又作震川年譜其意中自以爲接震川一派殆亦近之

赴張公素存酌

張言汪苕文集中置後解是有為而發不可為訓又言其傲又言明史宜及今成尚有文獻可徵又言黃太沖汰存録亦有過嚴處夏彝仲則有過寬處又言諸廷臣敓奏惟魏環老應對詳明餘鮮有及者先生因謂近日魏冰叔禧寧都人汪苕文顧寧人可謂卓然矣而皆不免傲僻之病以其原不從程朱入也呂晚村從程朱入矣而不免此者則消融未盡也觀此數語可以知先生之所造矣

酉按先生謂　消融未盡亦指其中年而言又隨記

注云翼王言寧人游歷燕齊秦晉之間與博聞之士相往來如博山李因篤其好友也學問日以淵博然性不諧俗著述尚多有十三陵志　酉　又聞之曾梅顧云寧人先生之節義文章俱堪不朽至其母王孺人尤有奇節未嫁而夫亡即過門爲顧氏婦成服養姑寧人其所立嗣子也明崇禎九年曾旌其門

國初師下江南絕粒而死爲女中夷齊尤巾幗所難附誌於此

十月施公愚山來會

以所作詩爲贈先生云其詩頗有古人風非尋常月露

風雲之話張老師曾贊其人不誣也又柯翰周維楨嘉善人來言初七日薦舉諸人會於衆春園有以嫚詩緘呈汪苕文者衆止見其結句云杯盤狼籍醉巢由先生云文人輕薄之習有以自取可不畏哉

往會葉公訒菴

魏環老之不可及今大僚入與滿臣言事則唯唯惟謹出則盡歸咎於滿臣環老則不然與滿臣言未嘗苟同出而對人言則亦不委罪於滿臣此真大臣之用心又言黃太沖學案嫌其論吳康齋附石亨事不辨其誣而以為妙用不可訓此與先生論曹我萱作施存梅

壽序同意但康齋決不附亨太沖之說抑何陋也又稱陽明之人品功業時陸翼王在坐謂其論良知之偏葉言人能如此做亦好先生云恐入於禪葉言今若有窮禪客亦妙先生云此皆有感於時而云然然論學徹主陽明余因初交未敢深言尚有待也借張瑤山文集而返張幹臣讀書瑤山故名其集其唾居存錄取其頗有發明全錄之集內有王山遺響一種則皆襍記其山居之事殊可不作雖春風沂水亦足見賢者之高致不必瑣瑣著述至五六卷之多也王山在泰和縣始名萩山晉華陰王子瑤修道於此仙去亦名子瑤山唐貞觀中長安匡智亦修道於此仙去故又名匡山其一條云水簾洞王山洞名天半路

斲始以梯升繼則鑿石而上然空中階級意在速成根脚不平未及旬日雨過則崩程子曰須是大其心使開闊譬如九層之臺須大做脚始得又稱邵康節空中樓閣朱子言其四通八達須實地上安脚更好嗟嗟夫心之所之曰志學者立志當以君子自待以希賢希聖希天自期最不可薄視此身臨視此心掀天揭地全在脚根否則便小有成就亦非大規模久則且如風中草任其波靡如水上萍聽其飄蕩做得一分便損一分做得一層便壞一層余是以因山徑之既成復傾不能不與學者求其所以立脚所以栽根此一條最警切不可不

猛省夫康節猶爲空中樓閣也而况不如康節者乎又一條論做詩云後生纔得科第去學做詩做詩何用好是李杜撇下許多好人不學却去學醉漢此等議論大有益學者酉按論做詩一條係明洛陽劉公健語見雲間陸深傳疑錄張公蓋誦述其言也又魏庸齋疑好仁惡不仁隱居求志行義達道見過內自訟好德如好色聖門諸高弟儘足以當之何云未見竇山張公別號答之有二意一則云夫子所云未見或偶以此勉人或有所感而云非竟以爲空谷足音一則云夫子生平無日非望道未見之心則是數者尚不能信諸已安能以信諸人此又是就其極而言當合看末又言此

仍非必不可幾之事誠能從內自訟做起由勉歸熟安知不旦暮遇之此說得尤妙又一篇云執著有執著之失和平亦有和平之失此非著實體認者不知又與人書云人欲合知行爲一我必分知行爲二單提致知不如直說篤行爲明白切實若以力行工夫總以致良知三字盡之雖是透脫恐學者先走入空寂一邊此條最足羽翼程朱又與熊青嶽敬修別號書云若提明善二字謂可包知行則致良知亦可包知行姚江復起將有辭於我矣與前書同意不知青嶽何以有此論又與羅其書云令師青老見解不偏考究有年其闢道錄與某私淑

羅文莊（欽）整菴之意有合又孫北海學問淵深所梓薛文清胡敬齋羅文莊高存之字景逸四先生學約俱有不謀而同者按此則質山所推重者此二人而已又有宗儒語略前序後跋議論參差予所取於質山者正在於此人能勇於從善如此天下有何事哉使象山有此心則必無無極太極之爭使陽明有此心則必不執致良知之說必不爲晚年定論之書今人挾一偏之見恥屈於正論多方以求勝孰知先生之所以不可及者乃在於能屈耶氣能抗萬乘之威力足以却紛華靡麗之習乃區區整菴一書遂退然自下盡改其故學非天下之大

勇其孰能之乎又與青嶽書云學問經濟雖不是兩个
畢竟經濟有從學問來者亦有不從學問來者從學問
來者學顏子之學即志伊尹之志不從學問來者則爲
驕吝爲器小爲執拗甚至爲奸險非不自謂有猷有爲
而其實毒蒼生而誤國事者即此自命爲經濟之人此
論最快正是今日對病之藥又較對其語録論與試分
房所急者在植桃李而非有以人事君之心亦切中今
日之弊又論好名二字先生謂好名亦不可一例論愚
不肖之人惟恐其不好名賢智之人惟恐其好名出處
取予惟恐其不好名學術政事惟恐其好名又云學問

止有漸進工夫無頓悟法門諸家言自然言頓悟不問
元氣虛實專用表散之劑不害人不止矣此最見其學
之正又云儒者之學謂人所說過者不必說然舍人所
說過者更何從說聖賢之語愈讀愈有味越講越無窮
又深取章楓山先儒之言已盡之說此足見其學之朴
實又論氣云氣無動靜以所行有動靜矣氣無聚散以
所行有聚散矣論陰陽云陰陽有相生之時無未生之
特此尤足見其體認之細又云儒者之學不宜單提靜
字以類於禪然靜則悔吝少亦收斂襍馳之一端此說
得亦斟酌其集總名肅書序曰簣山諫止遊畋一疏直

與宣公奏議並垂在經筵講書則陳說無餘

命之賦詩則辭以小道不足爲恭實錄云先生第嫌其文氣頗弱因謂辭章之學雖非儒者所尚然篇章句字各有其法亦格物之功所不可少看程朱之文何等精妙文氣弱而不振者亦是格物之功未至

酉按先生於前輩中未有深嘉樂與如張公者顧取其人品學術之正而於文猶有遺議焉蓋以聖門四教文居其一而易曰修辭立其誠本末不容偏廢未可以文爲易而忽之也所以戊午隨記取容齋隨筆所云文章雖小技於道未爲尊雖子美有激而云然要爲失言可

見先生之於文蓋思過半矣宜乎足以信今而傳後與程朱之文並垂天壤而不敝也夫

汪公苕文來會

汪言吳俗禮教之弛禮既不行婚祭則家自爲禮喪禮則迫於律而又廢壞已極又言儀禮有子妾有服而律無之今人奈何不從律而從禮又言昌黎闢佛而子厚崇佛永叔闢佛而子瞻崇佛子固闢佛而介甫崇佛此皆文人欲自成一家不欲爲同之意先生云此論太薄視數子又言北宋之學有三介甫也子瞻也伊川也在當時皆甚新故學者宗之介甫之學未幾即亾子瞻之

學行於金伊川之學行於南宋至元虞伯生歐陽元吳萊宋濂之徒則會而一之先生云此亦說得是但謂伊川之學亦以新而爲學者所宗則失言矣至言元人合二家爲一則似其自道又陸翼王云若文之攻歸元恭（莊常熟隱士）也因其望重有傾而下之之意其攻錢牧齋也亦然又言訒菴亦有此風近則漸近於道矣

訂論學蔀通辨

是書爲有明東莞陳清瀾氏所作以崇正斥異者也先生重加較訂見象山對朱濟道言收拾精神自立主宰因思象山陽明景逸念臺皆是收拾精神一路工夫皆

是心學但象山主靜陽明則不分動靜景逸主靜念臺則分動靜象山陽明則竟不要讀書窮理景逸念臺則畧及於讀書窮理象山陽明則指理在心外景逸念臺則指理在心內究竟則一樣又云指理在心外者如鏡之影指理在心內者如樹之根得失自不同又云辨有明之理學較宋更難以陽明之功業高劉之節義皆天下所信服如順風而呼故辨之尤難又云令人見陽明之功業便以議之者爲刻不知管夸吾之在春秋是何等樣功業孔孟只以一小字一卑字斷之安得以其功而信其學哉且陽明即有功亦不過在一時而以朱子

爲楊墨孔子爲九千鎰其得罪在萬世吾豈能爲之解耶又云辨學術異同若在經書文義上辨之則彼此膠執葛藤無已矣且舍文義而單論下手工夫則得失自見

論夷惠楊墨同異

學徒問及同異先生謂夷尹惠是中道上之偏楊墨是中道外之偏譬之三間廳夷尹惠皆在中一間但略有所偏若楊墨則偏在兩邊著壁去了因思簣山語錄云曾點之樂是日月至焉之樂顏子之樂是三月不違之樂但有生熟之分皆是實見與虛見不同此亦看得最

好
李公天生來會
先生云樸實君子也叩其所學極留心程朱嘗纂輯大
全或問蒙引存疑淺說謂之四書五則又言顧寧人亦
曾住富平其學亦尚程朱近日所續日知錄多論學之
言與前刻不同
左傳疏摘錄成
凡三閱月而書成孜論精確洵爲讀左指南
十一月聞訃奔喪
先生應舉在京候試至是已七閱月四方被薦者猶未

畢集而封公歿於九月二十一日是月朔訃至即徒跣出都二十九日抵家日夕喪次哭泣盡哀席地而臥期季後乃以土坏置墊四隅而寢其上悉準家禮從事大約三月之内衰絰不去體三月之後始易麻帽以麻縷爲緯小祥後始用白布帽以棉紗線爲緯服麁白布袍大祥後以月白線爲緯始用淺色布套子加於布袍之外一舉而法古從時兩得之謂周妤生曰禮自有節也仲弟尚桓於十月繼封公而歿先生痛傷之因謂吾弟平生少卓然之志臨終乃井井遺言以衰絰歛又戒家人勿遽出柩俟吾兄歸視孝弟豈有外於斯哉乃以巳

于宸徵爲之後所遺女撫育之不異已女後適秀邑庠
生張金城
己未 十有八年季五十讀禮志疑成
先生居憂杜門謝絕酬應弟與子完徵講讀儀禮周禮
及禮記喪記服制等篇取古注疏與通解集說參觀互
證有所發明則命定徵隨筆記之帙成名曰讀禮志疑
云儀封張公 伯行 撫吳時得讀是書佩服弗諼刊行垂
世
十月魏公環極以疏薦
時

上諭用人以操守清正爲本魏公疏舉十人先生其一也疏略云原任江南嘉定縣革職知縣陸隴其清操飲冰愛民如子因詿誤被革萬民怨恫未去而皇皇罷市既去而家家尸祝又聞與妻同駕一舟惟有圖書數卷其妻織機一張而已云云疏上遂有復職之

命

以書答李生玉如

李因葬親書來請正先生嘉其詳慎以書答之其略曰使者來方知爲葬事經營而手札諄諄下詢惟恐稍有弗當則終身莫贖此一念已得禮之本擴而充之知必

有大過人者但不孝平時學業鹵莽未能徧攷古今之禮動多窒礙豈能爲足下質疑辨惑耶姑據所見言之壽壙一事儀禮家禮皆無明文然古人往往爲之似無預凶事之嫌左氏所謂預凶事非禮者蓋指含襚賵賻之類言之至於棺槨之屬則不可以此論檀弓有君即位而爲椑之文王制云六十歲制七十時制未聞以爲嫌也至若有庶母之塟而以兩邊俱塟壽壙居中爲疑則庶母塟位原不應與嫡母相並或另祔於旁或稍退一二尺如此則與壽壙亦似無嫌而亦不必傳庶母之柩以有待也來書欲傳以有待惟是世俗封壽壙純用吉禮則

哀樂同時誠有如來札所云者不孝亦嘗疑此而未有所考據查儀禮筮宅主人皆往兆南北面免絰註云免絰者求吉不敢純凶疏云主人之服不純吉免絰亦不純凶也此是卜葬宅之禮以此推之則封壽壙亦當稍參以吉但不可如世俗之純用吉禮或者暫釋衰絰以素服臨事可也然更當詢之博聞知禮者臆度之言不足据也

酉 按此書可破預凶事之嫌可正嫡庶之分即禮文雖闕亦有可以義起者焉皆學者所宜知也

庚申 十有九季年五十一讀朱隨筆成

先生讀禮之暇即讀朱子文集因摘取數百條語意精
深或易爲異學所假托者悉爲闡發其微意明示其指
歸署曰讀朱隨筆於是朱子初中晚之說非異說所得
而顛倒者矣

三月席君文夏自京來邀赴館以書辭

席在京候補二子永恂前席隨侍竊計先生居憂無事
來請赴館先生以書辭其略曰春初令親到舍傳述盛
意感切寤寐但不肖方煢煢在疚秋冬又嘗經營先君
窀事未能遠出有虛高誼惶悚而已令郎天資英妙必
成大器鄙意目下但當多讀書勿汲汲於時文左傳之

外易詩禮諸經皆不可不讀讀必精熟熟必講解聰明
自然日生養其根而竢其實古人爲學皆然世俗子弟
所以多壞只緣父兄性急一完經書便令作文空疎杜
撰不識經史爲何物雖僥倖功名亦止成俗學此不足
效也席得書復托人來固請訂明春入京先生仍辭其
略曰令親到舍爲明歲之訂弟明年尚在苫塊中長安
道上非棘人所宜不能馳赴台命遥望龍光耿耿而已
令郎學業必更精進幼學工夫不患不長但如築室須
堅其基址然後可起樓閣五經四書皆基址也時文則
樓閣也須先將各經熟讀細講浸灌其中使之有得然

後及於時文循序漸進而不欲速自然所就不可限量

酉　按二書以禮自持不應其請然所以教誨其子者已

不啻耳提而面命矣學者均宜服膺而勿失也

五月黄君去凡來見

黄名凰儀撽人而寓嘉善闗典者以捐先用即選通判

來訪幕賓先生以錢爾載告之因思近來捐納之例不

但當爲朝廷惜官亦當爲朝廷惜人大凡富厚之人以

勤儉起家往往多忠厚朴誠之子豈非朝廷之良民善

衆乎若欲嘉其急公加以散秩可也今不問其能否而

官之所謂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及其僨事又不能不以

刑罰隨之是獎之者適所以害之而已

十一月赴省會唐公

唐名夢賚淄川人出所作贈高念東[珩]莫忘篇十首内有莫忘常何簏馬周惓惓指此語以示意葢惟恐先生負蔚州之薦也此雖古道照人猶恭知先生之深者因言蔚州之初出也深以京邸匱乏爲慮不欲出有李恒岳者蔚州妻兄弟也饒於財聞之謂蔚州曰子官京師約日費金幾何曰日一兩足矣李曰止於是乎我能爲子任之子果能出而有爲我何惜焉蔚州即起謝曰子能如是我即命駕矣故蔚州之卓然於朝而無内顧憂

者恒岳成之也又言欲天下之平必令反側子自安今滇黔未定而不能忘情於反正之人非所以安反側也川東之夔毋乃當軸者實導之乎迨其夔已萠而後行寬大之典則天下豈復能信乎又言高念東與同縣而比鄰其人清潔異常然頗不耐事有嵇阮之風一日高方與其弈其子在黔中家人自黔逃歸左右以告高徐竟局然後入問其子之生死亦信二氏又甚言朱二眉之不足信

論定職方公傳

先生族叔威烒拳撰其伯考職方公澄原傳來請正以

方修明史將送史館故也先生爲之裁定因思論天啟間事當使崔魏自崔魏三案自三案雖當日崔魏借三案以攻東林然君子正不得因崔魏而苛求於三案誠明於孔子所謂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則其論自定又職方疏中云東林崔魏而外名教之途甚寬即幾亭所云只論通不通不論東不東也此亦是至論

十二月合葬考妣於餘圩祖墓東偏以仲弟尚桓夫婦祔穆穴

先生作先府君壙記其略曰府君性寬和未嘗有疾言遽色雖常有橫逆相加者絕不芥蔕於胸中好坦直不

喜爲城府入與家人言出以告於人未嘗有二也一生
惟以眞誠寬厚爲主寧闊略於節文而不欲矯飾以欺
世寧過於和平而不欲立崖岸以自異少時家道盈盛
長兄墨濤公又顯仕然處之坦如也及遭喪亂家業盡
落徒四壁立亦不以爲意授書武塘者凡十有六年安
之若素雖未嘗達而在位而常以蒼生爲念每語子弟
云貪與酷皆居官大戒然貪而酷人皆惡之若自恃廉
謹而刻以繩人人慕其風節競相仿效禍不可言矣讀
書必究極原委深惡俗學卑陋尤不喜騖虛名順治間
士子沿明季舊習互相標榜號曰某社某社朧其初入

釁序未知其病也府君每切戒之舉海鹽吳忠節公麟徵之語以示曰居官不入黨秀才不入社便有一半身分此至言也兒謹志之

酉按此記可知先生之立身服官雖出於天性而過庭之訓亦不可沒云

辛酉二十年年五十二二月服闋乃赴常熟席氏館舟中讀眞西山集見有葉安仁墓誌云葉名湜字子是建安人爲安仁令以循吏稱子采末云君壯歲游文公朱先生之門得以直養氣之說其爲人磊落明白無所回隱先生云其向讀葉采近思錄註不知其人觀此知

采之學有自來矣先生讀書觸處有得槪如斯

四月如省宋君崑友來見遂同訪應君嗣寅

宋名瑾應名撝謙俱錢唐人宋言今日要務當隨處體

認天理又當隨處培養人材先生深有取於兩言又云

景寧知縣劉宗沛辛丑進士蒲城人單騎赴任布衣疏食極力

撫綏亦今之賢宰也因與同候應嗣寅貌朴而氣靜君

子也出刋文一卷以正大約與程朱不相背而小有出

入惟欲改定大學及論元亨利貞不主本義爲難從耳、

以劉念臺之學叩之亦以爲僻云念臺年少登科無人

敢駁他故至於此應君心重先生因命其子禮璧禮琮

來受業

仇公滄柱來會

先生極言山陰之說不當採取以惑學者仇以黃太沖學案爲贈先生謂其述有明一代之儒可謂有功而議論不無偏僻蕺山一人之說以斷諸儒之同異自然如此因思經師與人師不同而人師內又有二種有興起之師有成德之師若蕺山者以爲興起之師則可以爲成德之師則不可而太沖尊之太過所以多費周旋

百

按興起之師夷惠是也若成德之師則孔孟以後惟

程朱足以當之先生其繼程朱而起者歟

六月有司奉部檄迫赴京就職以疾辭八月如楓涇於楊某家閱鄠陵志內列范甯於人物中先生云甯之時鄠陵恐不屬晉又萬曆末年福王之國有旨附近州縣各買膏腴田三百頃以供王用當時若懼違旨得罪噤不敢出一語則王庄立矣王庄立每歲王遣中使收租其騷擾陵縣有司莫敢誰何且立庄則有佃户怙勢張威人人一中使也亾賴者因緣爲奸附和羽翼又人人一佃户也其播禍地方不可勝言鄠陵知縣張公舜典鳳翔人於文到之日即具詳縣南北皆濱河地多汙萊斥

鹵無膏腴可答明詔願罷官爲小民請命上臺重其言
事竟得䝉先生錄之隨記蓋取其不愧爲民父母也
十月如常欵
閲顔氏家訓謂此書有益日用然内多左祖釋氏顔魯
公學多駁襍其淵源有自哉又校對高忠憲年譜有與
管登之辨云若謂以覺包理則理乃在外又云謂氣在
虚空中則是張子以萬象爲虚空中所見之物虚自虚
氣自氣不相資入者矣先生云此一條大有理會大抵
梁谿一派看得性儘明白却不認得性中條目又閲其
静坐說乃知高子所謂性體亦是指心亦大異於程朱

矣其不欲言以覺包理特欲自伸其見耳

壬戌二十有一年年五十三正月朔論仁體

閱徐鴻洲信古餘論言西銘是仁體因悟與萬物流通者仁體也無物不有者仁體也無時不然者仁體也故中庸費隱章論語子在川上章與西銘皆是言仁體

如常熟

於舟中閱紫陽通誌見高彙旃格致論其學似正於景逸又刁蒙吉致嚴佩之書不滿涇陽而深推景逸以此與陳幾亭同配享於道南祠其所著潛室劄記中亦多格論但於景逸覺服膺太過耳到常熟閱顧涇凡與羅

布衣書見兩人議論一主和平一主正直先生曰處世

之道只此二端所難得恰好者分寸耳不譏分寸而各

持一說則二者必弊之道也

九月長子定徵亾

先生云長兒如吾法漸通文義四書本經之外以次讀

詩春秋三禮國語國策史記漢書韓栁歐蘇之文涉獵

通鑑綱目性理漸知聖賢門路至是亾痛惜之又自記

丁夘六月偶見丁景呂弘誨江西人傷子詩有羸博游蒐輕

似絮西河老淚結爲冰之句追憶壬戌爲之黯然

十月長媳曹氏亾

有告子定徵文語極悲楚載文集中又與周好生札云兩月之閒再遭家變此實生平積愆天降大罰常欲書二語於座右曰老大始知氣質駁尋思只是讀書麤以是當韋弦即以是當祈禳但恐麤處未能盡知駁處亦未能盡見耳

酉 按先生涵養功至氣質可謂極醇讀書可謂極細然猶過變而自責如此謙沖之度有而不居直是聖門家法學者宜知所取法矣

陸稼書先生年譜定本卷之上 畢